

# 新大陸

83



詩雙月刊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ug. 2004*

二零零四年八月第八十三期

- 四川專輯
- 網事如煙

# 目錄

No.83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b>詩創作</b>	
黃伯飛	諾曼第之役 四首 1
夏野	活著 1
向明	生態靜觀 2
陳國正	向日葵 2
謝青	霧的故事／落磯山中 2
非馬	傷逝／火星計劃 3
藍亭	沉淪的空白 3
呂建春	舊金山天使島 3
秀陶	選心 4
明迪	與字母無關、與詩無關 二首 4
紀弦	自由與不自由 5
秦松	十三台某週日夜 五首 5
秋原	蚯蚓 6
遠方	夏之神 7
藍斯	流星 7
冬夢	紅爐火／啟碇／休克 8
揚子	睡蓮 8
葉盛生	詩／情人節 2004 8
嚴力	都沒有盡頭 二首 9
徐江	寫／聽搖滾 9
塞遙	自由女神像／錯位／記念日 10
羅沙	梵蒂岡 10
朔星	祖籍 10
丁文智	萬古愁中一縱身 11
歐陽柏燕	冥思／落葉／夢遊 11
陳齊家	文字獄 16
葉維廉	費嵩拉荷曼因 二首 17
李斐	那年我在黃鶴樓 17
陳銘華	不忍池遺事 四首 18
魯鳴	九月，阿拉斯加 18
林忠成	競選／安魂曲／愛科學 19
秋夢	故事 19
馬蘭	聚會 19
張耳	慢 20
哲明	回憶 20
心水	偷襲 20

婉冰	澳寶 20
杜風人	越南長衫 三首 21
馬帝爾	當我呼喚您的名字 21
施漢威	春天／建築 21
榮惠倫	這箇夏令你去清華，真好！ 24
孟芳竹	雨落之後的秋歌 24
雪絨	電話／電影 25
蔡忠	舊金山金門吊橋 25
劉虹	回到諾曼第 25
方浪舟	法術 26
依雯	二十九年後 26

## 四川專號 12-16

◎翟永明：孤身地逃／當時年紀小
◎雨田：國家◎楊然：夢見外星小孩二首
◎李亞偉：我是中國◎周倫佑：第二道假門◎藍馬：膠布◎王曉忠：水邊的月亮
◎簡清枝：崖上的百合◎發星：在黑石崖大峽谷……◎姜佐：新婚的早晨◎陳亞平：建築上的鳥群二首◎孟原：向陽公社

## “網事如煙論壇”作品選 22-23

◎點不著的煙◎小狼◎Kef◎Kef的飯絲
◎Eileen◎AM2500等

## 譯詩

秀陶	女人的小說 27
陳殿興	我走在崇山峻嶺之間 28
北塔	中詩英譯：岸 28
金舟	露斯·斯通詩作選譯② 29

## 評介

王常新	上帝的創世 29
塞遙	而今天的雨特別 California 31
向雋	詩讀物出版怎麼啦 32
向明	四月最是殘忍的月份 34
秦松	詩與情色 35
黃伯飛	讀詩小札 35
劉耀中	Anna Andreevna Akhmatova 36

##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富士山四景

## 顧問：

紀弦 (三藩市)
非馬 (芝加哥)
秦松 (紐約)
秀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楊牧 (台灣)
張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 主編：

陳銘華

##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 名譽編委：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吳懷楚 (科州)  
黃奇峰 (洛杉磯)  
海上 (深圳)  
杜風人 (紐約)  
沈季夫 (加州)  
何奇 (洛杉磯)  
陳耀祖 (越南)  
方明 (法國)

## 諾曼第之役

(六十年紀念日)

六十年一個花甲\*

英倫海峽

搶灘的壯士

血濺黃沙

岸上滿山滿谷的野花

年年望向

地平線外的

海角天涯

花甲苦懣著

新殤的戰甲

\*“年屆六十，俗稱花甲”（辭源）。今年六十歲的人，對世界第二次大戰之景像，只可於圖片中得之。六十年來大戰小戰又何曾停息！

## 花開時節

花是這麼開的

人是這麼來的

人是這麼走的

花是這麼謝的

## Blossoming

Flower blooms as it is  
People come as it is  
People leave as it is  
Flower fades as it is

## 活著

## 秋郊野望

一隻丹頂鶴

站在田塍邊

縮起一隻腳

入

—

定

## 和永恆掛鉤

老子想好了和永恆掛鉤

騎著青牛 就出關去了

詹天佑想著兩個車卡

磕擦一碰 就自動掛上了

這夠多麼好 他沒想到永恆

物理中的“恆”和老子

腦裡的“恆”

還未曾磕擦一聲就永恆地

掛上了

老子的這頭青牛

可是任重道遠啊

盼望著牠有足夠的氣力

負載著老子逍遙於無向有之鄉

附識：詹天佑晚清末年留學美國修機械工程，發明了火車車卡掛鉤。這個方法美國工程界無以名之，就叫它做“詹天佑”。京綏鐵路在長城的車站，立有他的銅像。

元宵節在海外照樣也吃湯圓，天上地下內內外外一道鬧騰。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靜觀不變應萬變。從早晨到深夜，氣短胸悶心痛，瞪目瞅見藍天盡是灰蒙蒙，月亮的碎片在海浪上翻滾。山迢迢，水迢迢，思念也迢迢。已破碎的月芽芽撒在心頭上又苦又酸，不是痛是苦，不是甜是酸。幾個機械手四面八方游弋，心臟映於銀光屏清晰鼓動，四十五分鐘悄悄過去，心導管手術圓滿成功。一位年輕持重的猶太醫生，含笑伸著手指向我賀祝。我，竟然又活著……

堵塞心臟冠動脈的當口，彷彿目睹海邊“彭老大”迎著笑臉，彷彿聽到“花叫”詩吟的呼喚。走向死亡乎？拒絕死亡乎？鼎鈞公的電話送來玫瑰花般的慰藉：拒絕死亡必有大幸大福！心有萬山千水星河銀漢，海闊天高無限榮耀。被暴風雨穿透的天，天使不會賜予死亡的證書。在天下，在海上，在原野，在山巔，在遠處，在近旁，浪潮進進退退的哲理與沙灘潮潮濕濕的實踐相融。大浪大潮不停，能使火沉默？哭哭泣泣祈求，能使水斷流？否！否！上世紀二十年末，家鄉渤海灣的潮水映著童心無極歡樂，親吻著彎月的腳印，拾掇著月色的溫馨，通宵達旦地去趕海……；而如今，二十一世紀開頭，竟站在異國他鄉的島上，面對大西洋澎湃的海潮，依然活著向東方深處瞭望，追逐海濤的呼嘯，在想什麼？在眾星伴月的夜空，捧著幽雅的月影沉重的撫摸，灼熱的吻吻；更懂得了在不算遙遠的日子裡，貧窮與饑餓為光榮的年代的規章制度……

活著……。在一切幸福結束之前，記住大海對陽光和月色的眷戀。太陽的盡頭是月白，光明的深處是黑暗。掂掂重量的殘忍，抹去時空的失望。漫步潮水，給你一個熱烈的擁抱，懷著激動的心情。

## ■向明

### 生態靜觀

#52

不要走來  
我是紅燈  
無法讓你暢所欲言

不要走來  
我是綠燈  
再往前走便是陷阱

#21

夢是一處禁地  
沒有對準 PASSWORD  
混不進去

多一個字太胖  
少一個字又太瘦  
今夜 你祇好失眠

#18

妙功說：心還很空曠  
淨與不淨  
不過是高浪平波一線間

真是奇妙  
她那一頭青絲  
便這樣一念之間不見

#44

君乃嘻哈一族  
君乃波波同體  
君乃雅痞、嬉痞抑苟痞  
君乃劈腿、車床、草莓  
非也，族繁不及細備  
白天此族，夜晚彼族。而已

## ■陳國正

### 向日葵

並非響往日光浴  
在花園曬太陽的  
你踮腳昂首  
張開嘴巴  
嘲笑趕路的白雲  
向貪玩的小麻雀打趣  
竟然固執的  
這樣站著

任曬個焦黃  
一生歲月蒸騰  
在陽光下  
硬以為自己叱吒過風雲  
站成光明

2004年6月22日越南

註：一、“波波”即“波西米亞”及“波爾喬亞”之謂。前者玩世不恭，後者指生活優遇之資產階級，進入二、三世紀後期，原本對立兩陣營各自變異，後來互相滲透混血，形成難以界定之文化現象，有“波波族”之稱。二、“苟痞”即苟且偷安之輩。

#61

不要寫詩了  
勃起做愛可以高潮迭起  
誰去追求佛猶不及的虛空

不要憤怒了  
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什麼？  
不求施捨殘羹剩飯最要緊

2004年寄自台北

## ■謝青

### 霧的故事

霧濛濛

是一部無字天書

映現：絕谷中的死亡沼澤，無水無色

映現：吶喊的眼睛，滿臉青筋

映現：無奈伴著茫然，消失於風中

當霧漸漸散去，景物一一浮出

高山沉默：惋惜泥土流失是雨水的濫情

森林嘆息：雨水逃亡是樹木砍斷的淒涼

河川哭泣：生命遭沖殞是人心自私的悲哀

.....

落幕：霧裡霧外

空空白白

### 落磯山中

落磯山厚厚的雪層下  
掩蓋著早期華人的血與淚

三千條築鐵路的臂膀

凝結成堅黑的化石

如今，擋風，馱著不融化的積雪

天雨時刻，總是淚洒衣襟

山羊最懂這樁事兒的因果

因此遠避山獅如躲瘟神

火車在山腳下呼嘯而過

自詡落磯山美景如畫

唱 Y2K 情歌.....

## ■非馬

### 傷 逝

——懷一位同鄉故友

乾旱季節

今夜這場傾盆大雨  
來得正是時候

大粒大粒的雨點  
打在窗玻璃上  
帶著你  
濃重的鄉音

### 火星計劃

根據這個野心勃勃的計劃  
人類將在 2030 年左右  
把最酷最有頭腦的精英  
送上火星  
用那一望無際的紅褐色沙盤  
逼真推演  
如何在

人與人之間  
族群與族群之間  
國與國之間  
宗教與宗教之間  
文化與文化之間  
白與黑 黃與褐  
甚至根本毫無差異的膚色之間  
挑撥離間  
製造更多的裂痕與仇恨  
以便一舉把地球  
變成另一個  
紅褐色的沙盤

## ■藍亭

### 沉淪的空白

“Something is pushing them  
To the side of their lives.”

—— Philip Larkin

他還是走了，上次抬不起頭的日子  
好像一位善良歌者的墜落  
在歌中快樂的人，與文字間寄宿者  
沒有多少差別

死，只是生命中一次成功的變焦。  
興奮還是遲疑，世界加速度的沉淪，  
你我都無能為力，可那些純潔的身影  
如此疾馳而去——

我穿過費城細小的街區：  
匆忙的人們，從別人瑣碎的生活  
和自己一步一步偏離。  
連路旁的遲鈍的樹杈和綠色，無聲  
更換季節的疼痛

那些躺在北方海河中立馬橫刀的海盜啊  
躺在吉普賽女人的懷中  
寫什麼呢，給遠在南方久不見信的父母  
這個空白如何起筆？

和體內的善惡邊疆如何交涉？  
和誰面對面會晤，取消經書裡  
主神的乾癟  
撤走內心那些遲鈍的軍人，落魄的政客  
這片向內的國土已經統統不再需要  
甚至我自己前半生的軀體  
其中腐爛的浮士德，他和神話一般蒼老  
如一朵需要近距離聚焦的愛情，  
自生自滅

樹蔭中陽光細細灑下  
隨意的淺綠深綠  
野草隨意茁長繁殖  
一叢叢紫花開在山坡  
花香溼溼潤潤  
我和清風一起  
沿著山徑蜿蜒爬升

空氣裡草木淡漠的清香  
沿著草徑曲曲折折  
蟲聲忽然停佇片刻  
浮在花色岑寂  
心神飄飄然好一會  
傾聽山風似有若無  
幾下碧綠嘹亮的鳥聲

一陣青松的氣味飄來  
白雲悠悠寧靜的感覺  
我和清風一起  
轉過頭回望海灣  
無垠的青空俯身下來  
澄清了大海湛藍  
交映在枝葉翠綠的心中

“人生路，美夢似夜長

琵琶雨淚，醉醒少兒郎”  
海邊篝火已熄，海風漸冷  
習慣從櫻桃街入城，核桃街回來

中國城的人們，和我一起  
像是已經出入如此自然，向過去  
以不同步履節奏，無數次  
一廂情愿的靠近中，終於  
徹底和自己的內心遠離

2004 寄自費城

## ■呂建春

### 舊金山天使島

## ■秀陶

### 選 心

每見到陳醫生診症室內的那副骷髏標本我就無法平靜下來。有時那種震撼幾天都不隱去

今天他（也可能是她）仍然光禿禿地站在那個診症檯旁

穿衣的人我見多了；不穿衣的人也見過不少，不奇怪；唯獨他（她）不但不穿衣，連皮肉、腑臟都脫得光光的。初見時不過一陣悚然，見多幾次後什麼白骨亂蓬蒿，春閨夢裡人……等等全來了，很不好受

今天我下了決心要把他穿戴起來

這種生死人衣白骨當然不是易事。首先我擲銅板決定性別是她，就先鬆了一口氣。因為如果是他的話事情便比較棘手。如身份、職業甚至官階等等。是她就比較簡單些，只要人漂亮，甚至連裝扮都可以馬虎一點

外表方面我採用了濃而密的長髮，幼滑而白淨的肌膚，勻稱的體態，比櫥窗裡的那些還來得動人。內裡呢？我裝進了最耐用的器官，全是名廠名牌產品。生殖系統是能量最高的一種；肺是容量最大的一種（不然就不會有大音量），肝膽等都經過測試都好都沒有問題。現在只等把心裝進去，管子一接，線一縫，她就不必成天地站在陳醫生那裡了

我挑選著，撥弄著盆子裡那廿幾顆各式各樣的心，有大有小，有軟有硬，有紅有黑，眼孔有多的，也有較少的，還有一個眼也沒有的。我愈挑愈遲疑，愈挑愈不能決定，愈挑愈覺得責任之艱巨，全身大汗淋漓，對著她美麗的胴體比面對原來的白骨更畏懼更不安了……

June 04, L. A.

## ■明迪

### 與字母無關、與詩無關

1. 故事往往這樣開始：A 愛上 B，B 暗戀 C，C 嫁給 D，D 外遇 E……如此循環下去，世上便多了一些詩

如果雙雙相愛，世上便多了一些詩人，少了一些詩

2. A 聽說六度隔絕的理論後，發現自己確實是在認識了 BCDEFG 之後才認識 H 的，於是這理論變得更加神奇，H 更顯難能可貴，相遇的過程更戲劇化，相愛的日子可歌可泣……結局便和理論一樣索然無味了

3. 如果經歷種種愛的波折，最終又回到起點，那何必要走那麼多彎路、寫那麼多歪詩？

人生一條筆直路，從 A 站走到 Z 站便到了世界末日，回頭路不必走，詩也不必寫

2004.4.11 洛城

### 多事之秋

伊拉克傳來爆炸聲。南加州這邊無戰事，僅有山火蔓延、超市關閉、地鐵罷工……高速公路擠成了停車場。

火欲停而風不止，汽油價格瘋漲，選民信任狂跌。

直升飛機的噪音蓋住你的憤憤然：該死的不死（布死），不該死的性命不值分文。汽車的馬達轟鳴壓過我的怯怯然：新州長的三把火燒錯地方了吧，地震千萬別來湊熱鬧。

秋之事多。空氣中混雜著燃燒味、藥味、pizza 味、詩味。

隔岸觀火，不痛不癢。不隔岸，痛癢又奈何？詩擋不住槍口，更滅不了火，還是祈求天使和水神吧——天使和妖魔一線之隔：南加州的雨水有如高老頭手指縫中流出的銀子！

萬聖節之夜，天空飄落的是牛奶還是汽油？或是來自伊拉克的彈片？

2003 年 10 月初稿，2004 年 5 月修改

## 自由與不自由

每個早晨，當我和老伴  
在附近的人行道上散步時，  
我們覺得很自由；

但是，當我們回到了老人公寓，  
打開信箱，收到那麼多的郵件，  
上樓，進門，聽見電話鈴響，  
就又感覺到很不自由。

於是我想：  
從小到老，我的雙足，  
始終也擺脫不了地心吸力，  
無法離開太陽系，  
飛往另一銀河系，

去看看風景。

後記：此詩初稿於二千〇四年四月二十七  
日我滿九十一歲生日之上午十點，  
非常高興，馬上寄給詩人陳銘華，請他  
發表於他主編的詩刊《新大陸》，就算  
是我這個老壽星送給大家的一塊生日  
蛋糕吧。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  
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斯冰 \$60.00  
德維文學協會 \$200.00

**支持**

## 十三台某週日夜

某週日夜看十三台 成人與老人們  
孩子與母親們連續為孩子們的音  
樂演唱 而流淚的夜暖暖的笑意如  
燈火 如此祥和不知何以？我想情  
由是  
此情不常有此景不常見的陶陶然所  
引發 演唱者與聽（觀）眾們都眨  
著淚光的夜 在歌聲裡的希望 如  
孩子們的以及我的眼睛與耳朵

此情此景不常有卻常常為無常的亂  
槍聲驚破孩子們的手足孩子們的耳  
目孩子們的母親們的心 童心與詩  
心 心血與心花的暢開孩子們的夜  
十三台某週日 芝麻街上的人群與  
動物 貓與鳥的家族們 說著同一  
種語言玩同一種遊戲 行過一列童  
謠音樂車 無須交通燈誌 無須黑  
衣警察等等

## 著色的色彩的手

孩子們打翻了一瓶紅墨水 在黑色  
的水墨缸的夜  
染上黑色與紅色的色彩的手 畫著  
黑太陽紅太陽如我 畫著孩子們自  
己看到的白天的風景 畫著黑色與  
紅色的花朵與河流 我的白鬍子孩  
子們不知怎麼畫 我說如果不用雪  
來畫 也可以畫成黑色和紅色的鬍  
子 也可以用煙畫成金色的風景

## 眼睛和眼睛

四個人的四雙眼睛 摘下近視與遠  
視眼鏡掛在窗玻璃上看街景來去  
再由來去的眼睛看東張西望的風景  
她們喜歡我的眼睛 我的不戴眼鏡  
的畫家的眼睛 但是我的眼睛從不  
畫風景 只看人文 她們把我的白  
鬍子看成另一種風景

## 畫與天空

一個扁圓的白色如月光的小湖 兩  
隻黑鳥圍繞著一隻空懸的鳥籠 如  
掛在天空的窗子 沒有圍牆沒有框  
框的圓中之方  
沒有邊際的天空的藍玻璃屋 是汝  
送我的一方小畫  
一個名字叫蘇珊的女生 從叢林與  
雲層上走來 煙火中透明的風

## 雪之三種味覺

對於雪之純白溫厚 實在令吾人難  
以拒絕  
當其縱情過度漫無邊際的嘔吐 又  
令吾人難以忍受  
雪後的完整潔白 而融成傷痕纍纍  
的殘雪則令吾人心疼  
背不背手 溫婉的雪宜於旁觀  
大雪有風無風 宜進入雪之腹中以  
身感受  
至於雪後 一如前述 不忍舉步

2004年3月下至4月中在直射

## 蚯 蚓

就形相與功能最經濟的結合而言，沒有別的生物能夠比得上蚯蚓。

一提到孔雀，我們便想到炫耀的羽毛。豹，便想到攻擊性。鯨，出沒大海裡的龐然大物。大衛像，人的身體某個部份……

這些事物的表象引起的注意，往往超過它們的存在。

蚯蚓並不一樣：沒有眼、耳、鼻、舌，皮、毛、四肢、足、爪、性別、甚至連死與活這些形相……幾乎統統沒有。

蚯蚓是一個純然的整體。一個介於問號與感嘆號之間的存在。

就在我們腳下附近，像被扔到角落的鞋帶，被遺忘的臍帶，斷了氣的橡皮圈，枯萎的植物根鬚……靜止的蚯蚓沒有多少生命跡象。

可是，只要輕輕以指頭觸摸一下（如果你有足夠的愛心，）你馬上感覺到蚯蚓的靈魂在蠕動，一截埋在土裡彷彿還繼續循環的血管。

敏感，內向，卑怯，帶點神秘感，患有貧血的二百萬年後退化的龍……以海浪的運動與反運動定律蠕動

，小小的蚯蚓常常被誤會身心有殘障，而很少得到注意。

不要小看蚯蚓靦腆的樣子，在你還沒看清楚這動作緩慢的生物之前，蚯蚓已鑽入泥土裡，像一截只要輕輕一吸，便嘎一聲鑽到你鼻孔去的意大利麵。不僅如此，就算被弄斷了，瞧！耍魔術似的，一眨眼蚯蚓便複製出另一截新鮮的，小精靈樣跳動的生命。（其情形就像你在一面鏡前，不小心摔了一下，鏡中另一個你頓時活生生的跌出來。）就這樣，眼花撩亂的禽鳥往往啣走那不致命的一截。蚯蚓這種分身術，帝王、統治者也依樣倣法。每逢外出，都弄了幾個替身，分別坐在不同的車裡，刺客也像禽鳥，往往誤中副車。統治得以延續。

沒有眼睛，用脊背感光，而且非常敏感，蚯蚓像彎背把頭塞到照相機後黑布袋裡的攝影師，大多時間在地層下窄小的洞穴——黑房裡幹活。只有在月亮休息幽黯的夜晚，悄悄爬上來找尋對象。

蚯蚓很像地下情，不宜曝光。

沒有耳朵，愛靜的蚯蚓對聲音和震動像鼓一樣的敏感。吱喳蹦跳的幾隻麻雀無異是公寓樓上有人開舞會或者街上有人集會。因此，有別於蜜蜂螞蟻這些有嚴密社會與權力組織的群體動物，蚯蚓雖然聚居，卻

盡量躲開禽鳥、掌聲、麥克風、閃光燈、光榮以及偉大之類高頻的事物，它們寧願在自己窄小的獨立屋裡過著不尚往來，隱居似的生活。寂寞的時候，蚯蚓偶爾在雨後的沙泥上題詩——斷斷續續的一兩行，晦澀難懂。（如果你夠謙卑，有耐心趴在地上，你也許會讀出某些奧義。也有可能根本就沒啥意義。）

不要誤會蚯蚓是遁世者。蚯蚓與泥土的關係，其實比誰都深。它們是默默耕耘的農民，不停地翻土深耕。沒有鼻子，嗅不到惡臭與潮氣，蚯蚓是環保工人，為大地清除廢物。蚯蚓是不見天日的礦工，在地層下挖渠鑽洞，疏導地下水。蚯蚓把自己煤丸似的排泄物，以園藝的方式堆在洞口外面，極具幾何美。沒有別的動物能對自己的排泄物比蚯蚓處理得更好。

沒有舌頭，蚯蚓本身就是一條食道，而且什麼都吃：無論是草葉、枯枝、沙子、泥土、以及動物的殘骸（包括將來我們的屍體，如果隨便選擇了土葬的話）……比人類出現的更早，蚯蚓就一直一聲不響消化著這世界。老實的蚯蚓把所吃的食物，經消化後幾乎全數排泄成肥料——營養了土壤，滋長了植物……蚯蚓是大地的良心。

其實，蚯蚓都是個體戶，在自己窄



小的家裡搞生產：主要是吃——消化——排泄——外加繁殖。輕輕鬆鬆，卻成績斐然，是名符其實的無為而為。

至於要把皮、肉、毛、足、爪作最經濟的多功能結合，蚯蚓就是最好的例子。它們是祇需要一種合成纖維，一次便製造好的器官。也像一個祇有半截身軀，穿著光滑透明的緊身泳衣，在泥土裡潛泳的運動員。

跟反對同性戀的人開玩笑，蚯蚓是雌雄同體的雙性戀者。雖然生性羞澀，一旦相愛，倒是毫不保留。它們互相用身上的黏液（而不是用指環或鈔票）與愛侶緊抱——顯微鏡下一對沒有S或Y的染色體。然後互相排精，受孕，分別產下幼蟲，養育下一代。比起只讓女人承受妊娠之苦——自私的男人，蚯蚓更顯得有情有義。

蚯蚓是過去，也是未來。是具象的，也是抽象的。是生命，但更像個夢。挖開泥土，在你眼底，蚯蚓是個啞謎，謎底在更深的地下。

蚯蚓的悲劇：小孩、釣魚的人、禽鳥、農藥、翻土機的出現……

2004年·晚春·加州

## ■遠方

### 夏之神

1、

搖滾的聲浪  
烘烤整個季後賽  
場外的  
梧葉密不透風  
不置可否  
天機難洩  
草坪綠出霸氣逼人  
沒有商量的餘地  
來了來了  
那是夏之神  
駕著風火戰車  
巡視領地

2、

繁花褪盡  
直到從濃綠中走來  
這位大腹便便的孕婦  
我才頓然領悟到  
歲月的繁衍成長  
無窮無盡  
沒完沒了  
枝枝蔓蔓的  
全部理由  
翻越之後  
一臉的惶惑  
遭遇這一望無際的空曠  
不知如何掩飾  
習慣山外山的交流  
習慣峰迴路轉的喜悅  
習慣崢嶸跌宕的大寫意

## ■藍斯

### 流星

掛在天涯海角的星  
無數無數的  
盞著  
  
我不在天涯  
也不在海角  
我該是自燃的冷焰  
飄流的  
尋不著自己縱橫的經緯線  
  
獨自很冷的  
很冷的遠方  
  
直至有一天  
傳說便悄悄開始  
另一個旅程

習慣攻城掠地的旋律刺激  
如今面對一覽無餘  
赤裸袒露  
任性放縱  
光線格外刺眼  
失去分寸  
失去準頭  
而風的姿勢缺少專業素質  
單調且囂張  
我只能約束自己  
重新調節焦距  
調整身段  
或者乾脆融入  
這無從下手的蒼茫

■ 冬 夢

# 紅 爐 火

小小的是一個風的源頭  
火

足可順勢而燒

忘記歲月無聲息的縷煙

那陣褪色時間的小雨

遙而且遠

怎可長久堅持

美麗之必要

別笑彼此真金的言語

委實不易

釋放

一雙耳朵的紅爐火

# 啟 碇

姿勢是船是手慢慢滑過

不怎麼豐腴的

乳房

靈魂或肉體

只令我感到小小的

失控的亢奮

再大再猛的风

如何停泊

這場浪翻過濤覆過

靜止的愛的一個

狹窄的

港口

# 休 克

塵歸塵

土依土

(阿彌陀佛)

昨夜，  
在月亮的清輝下，  
妳們可曾舞蹈？  
當群星眨著眼，  
當我在妳們的旁邊睡著了！

我說  
妳們必是水上的仙子，  
如此優美的隨波蕩漾。  
妳們笑而不答  
只頻頻的散佈著芬芳。

當我偶然回顧，  
妳們正偷瞧著我；  
潔白的面容是多麼新鮮，  
黃金的眼裡  
流露著神奇的色彩。

看哪！  
蜘蛛網開始炫耀著它的美麗，  
小小蟲兒抬頭仰望，  
露珠笑得很晶瑩，  
太陽的金光正在來臨。

2004年寄自加拿大

我讀到那首齷齪的詩  
是當年莊嚴的你  
今日的啟示  
寫了嗎

該怪詩  
無情而善變  
休克了  
整個潔白無暇的心臟

土依塵  
塵歸土  
(阿門)

2003年寄自香港

# ■ 揚 子 睡 蓮

一個字在白紙上傻笑  
我打了一個噴嚏  
就把它釘成詩題  
再沒有字敢路過我  
我從日落等到日出  
從好奇等到暴怒  
我向詩題拳打腳踢  
再用煙頭灼它  
再用惡語咒它  
它慘叫然後再慘叫  
它最後的慘叫聲  
引來了一群好心的文字  
在淒涼的它面前自覺地  
站成悲憫的十四行

# 情人節 2004

你憔悴了  
你用高價的胭脂填埋臉上的蒼白  
你用一流的香水熏殺身體的倦氣  
你用主動的熱力融化沉重的表情

你憔悴了  
憔悴地落在我起伏無常的胸懷

我用了語言的玫瑰論證情人節的公式  
我用了曲折的一吻支援你的體溫  
我用了一句話處死沉寂

我說今年  
你，受苦了

你綻然一笑，春暖花開  
香港的沙士，就此土崩  
瓦解了

2004年寄自香港

## 都沒有盡頭

那麼多流產的歷史  
流到哪裡去了  
怎麼想都想不通  
流產的歷史  
沒能創造輝煌  
於是就創造了巨大的遺忘  
流產的歷史會不會繼續疼痛  
它在“假如”這個詞所能到達的地方  
是否還在等待安慰  
或者就是它們發明了這個詞  
“假如”這個詞確實很輝煌

“假如”我是流產的歷史  
我肯定還沒有流完  
事實上  
流產與不流產的歷史  
都還在各自的途中

## 關於戰爭的詩句

親愛的維納斯啊  
人類肯定是在戰亂時期  
不得不掙脫你的擁抱  
你留在人類肩上的兩條斷臂  
卻一直不能被和平接上  
  
沒見過空中一隻麻雀打斷另一隻  
麻雀的翅膀  
不等於  
一架飛機打下另一架就不是動物的  
行為

關於和平  
每次世界性的集會上  
鷹和麻雀都說要用自己的蛋孵出鴿子

冬天如果再冷一點  
就可以把炮彈凍死  
那時候療養院的深處  
穿著襯衫的陽光  
在人類的火爐旁喝著濃香的下午茶

我希望  
所有的鳥都變成黃絲帶  
繫在國家的樹上  
不管是侵略還是援助  
回家才是最響亮的衝鋒號

無論勝敗  
血都是猩紅的  
血不是和平  
血只能爭取和平

如果外界的一切金屬都生了鏽  
這個世界  
依然有上帝在我們心裏造槍造炮

作為討論糾紛的世界語  
目前的人類狀況  
只有炸彈不需要翻譯

更多的恐怖主義是為了報仇  
更多的報仇是為了快感  
更多的快感是為了  
喂飽人類體內那一群  
沒有文化知識的動物

說到寵物  
我希望再過幾個世紀  
所有的轟炸機只能養在籠子裏

## 寫

少時我急於  
抓住每一瞬  
揮著比李賀還破的那只口袋  
想將眼前花火  
一網打盡

而今我遲疑  
遲疑著  
反覆掂量  
那些縈繞心頭的  
輕與重  
誰滾的線團最大

是它們  
一次次  
把我和你的眼神  
牽連起來

## 聽搖滾

磁帶裏在放一些  
不重要樂隊的歌  
偶爾還有一兩個  
擋不住被歲月陌生化的  
殿堂級人物  
不清楚唱的內容  
這樣最好  
不僅僅是因為  
我糟糕的英語  
我是怕他們像  
那些中國的徒子徒孫  
一而再  
再而三地  
用廉價的淫蕩瓦解掉  
節奏原有的  
金屬涼意

## ■塞遙

### 自由女神像

一、  
什麼時候  
才能  
讓  
她  
坐下  
來  
歇歇

二、  
什麼時候  
我才  
可以  
自由  
地  
行走  
或  
歌唱

——送給所有仍然為全人類  
的自由而奮鬥以及失去自由的人們。

### 錯位

我尋找著位置，在電影院  
生活的劇情被刻意安排著  
連同聲色到達了中途

(我只是個遲到的卑微的配角呵)

當我穿過無邊的銀幕  
眾多的眼睛照亮了我  
我被放大。一個透明的焦點

## ■羅沙

### 梵蒂岡

梵蒂岡，這個  
國中之國，城中之城。  
城門不是凱旋門，  
不歡迎流血流淚的戰功；  
僱來門衛瑞士人，  
看守百年和平安寧。  
城裡居民，日日夜夜，  
詛咒戰爭，祈禱和平；  
25個春天，25個元旦，  
年年播送和平文告，  
歲歲敲響和平鐘聲

2003年9月梵蒂岡

一個唐突的路人，在劇情裡

迎面飛來的一輛巨型卡車氣急敗壞  
緊急煞在我跟前

### 紀念日

我們習慣了複製死亡或  
誕生的日子，時間的長河從此有了逗點  
誰說鑼鼓喧天的笑容不能省略  
歌聲背後流逝的痛苦  
旌旗插滿在記憶的高峰  
長河沿岸充滿了歧路啊  
我們只能圍你成  
天國的圖騰，等待  
下一個英雄的誕生

2004年寄自紐約

## ■朔星

### 祖籍

一  
在山頂  
容納我們的依然是那只黑色陶罐  
其實我們微如影子  
這陶罐因而有無限容量  
孔子 老子離我太遠  
不曾想到他們早已化為我的血液  
在裡面不見風雨南柯一夢  
突然有一天一聲驚雷  
陶罐破碎 我醒來  
由一個影子  
變為飛鳥  
竟無人理睬  
陶罐真不該破碎啊  
它有精美絕倫的造型與花紋

二

兩隻雞在搶食 鬥架  
一隻黑 一隻白  
不是月光下的黑  
不是陽光裡的白  
很久 沒有鳥聲悠然於窗前  
一顆依舊懷鄉的心  
和果盤裡不再新鮮的櫻桃  
雪崩之後又是地震  
太陽被塞進墨水瓶裡尖叫  
慌言的王牌  
裝作海鷗混入海峽中呼嘯的狂風

2004年寄自黑龍江

## ■丁文智

### 萬古愁中一縱身

——哀屈原

既是水  
就流出一種姿容吧  
要人永遠難忘的那一種

反正，不因你的悲憤 而  
辱沒了憂國憂民你三閭大夫  
始料所未及的那種名揚後世

其實 也是你非得如此  
屈子呵！隨波逐流  
從來就不是你做人做事的標的  
誰都想得到  
楚國內外  
圍繞如此多的讒臣奸佞  
豈是你區區一張嘴 一枝筆  
所能匡正於萬一

是的 一部《離騷》明了你不少志  
然而 懷王不寤你又怎樣？  
還不是江南江北的將你放逐

難道這是  
“雖九死其猶未悔”的耿介作的伐  
抑是已看破大好河山就要變色  
而遺老的苟延殘喘  
豈是你這剛直的人所能忍受  
才在徬徨無計中一死了之

本來 一個浮游塵外的清廉人  
一再遭迫害 被放逐  
流浪九年後的身心也早  
累了 絕望了  
這還不該面對這條清澈如鏡的汨羅  
縱身一跳 以死諫之嗎？

## ■歐陽柏燕

### 冥 思

無須尋找任何藉口  
或躺或坐  
潮濕的雲終將引導  
北極冰海與所有的川流回家  
我們期待與永恆相遇的心跳  
雖孤獨，而不為寂寞所苦

單純的想像思考  
手指間蔓生樹與藤  
髮蕊綻放玫瑰  
腳趾伸進陽光中  
拍打掉厄運的影子  
你我的身上遍植  
葡萄與無花果  
建築屋舍與教堂  
再用一幅畫或一首詩  
迎接新的神祇、法則與自由

或許一個噴嚏  
捲起一陣寒風  
濕冷的夢將重新解析  
但輕呼一口氣  
積雪融化  
春天便多出一雙眼睛  
在你我的額頭閃光

期待躺臥千年、萬年  
我們的眼眸映照人間絕色  
天空有紫色的新星體誕生  
一顆心航向大洋  
車輪下  
心靈的歸宿

### 落 葉

智慧集體帶走落葉  
冷淡的潛因在風中  
漫舞  
心中的哀鳴  
是浪漫浮雲的天性  
一瓣又一瓣  
一葉又一葉  
飛向不通風  
唯一真實的世界

難以消化的蟲聲  
複葉  
悄悄滑過鏡面  
拭去暗夜  
殘脂

### 夢 遊

丟棄指針的鐘錶  
走避無聊檔案的追擊  
帶著面貌模糊的我去旅行  
從熟睡的酣聲起飛  
向蜥蜴借斑斕的花紋  
滾動一支童年的萬花筒

驚奇又感動的眼神  
輕易將過去刨成薄片  
連同令人留連或厭倦的影子  
說出被忽略的黯淡心聲  
其餘留給夢去捕捉  
失去膚色和表情的自己

2004年寄自台北

## ■翟永明

被公認為中國詩壇最優秀的女詩人，其作品整整影響了一代詩人。作品被翻譯為英、德、日、荷蘭等國文字，出版了9部作品集。歐陽江河稱其為“東方最美麗的女人。”她的第一部詩集《女人》像教科書般成為每個詩人案頭必備。

### 孤身地逃

不用四處張望 你就會  
在這世界裏飄香 你想要  
孤身地逃 就會有刺客來到

當你身輕想飛 也不必  
去剪鳥類的翅膀  
也不必去傍上愛  
新與舊的老把戲 也不必太沉緬

終於還是要從近處去  
從最近處 才能望到遠  
去意象水 它就要在人間裏  
蒸發了 孤身的身  
也要在某個時刻蒸發

剩下的 就是時間了  
就是把石頭看穿的緩慢了  
就是孤獨的柔道了  
它們三位一體 穿雲破霧  
就要與你共執雙手 就要  
成為你無法避開的掩護了

## 當時年紀小

怎可留意 身邊的狂亂  
以及太多的危險  
怎可留意姐姐的膨脹  
和她全部的怪念頭  
老師也是怪人 當她  
打發我 去為她交一封信  
她的眼睛 過於奇怪的  
喀喀直響  
在她的婚禮上 我甚至  
不知道她為什麼變成紅色

## ■雨田

1956年生，在《人民文學》、《詩刊》、《當代》、《中國作家》、《花城》、《創世紀》、《作家》及美、日、德、新、馬、菲等國發表作品。獲《創世紀》40周年詩獎，《一行》91詩獎。

## 國 家

正如謊言在真理面前是蒼白的  
那些貧血的孩子  
被暴風雨襲擊後擠在一起 當所有的愛  
變成一種仇恨時  
我們只能剩下徹底的疼痛  
也許這個時候  
上帝不會變仁慈 而我的心  
正滴著血 因為我看見  
有一群鳥在刀鋒上瘋狂逃命

他們將在黑色的槍口下變得更黑  
像黑色的火焰  
燃燒在愛恨交織的國家的心臟  
誰敢舉起  
阻止的手臂  
我此時兩手空空地站在黑暗的深處  
槍口的黑暗逼向我  
它同時也加速我日漸的衰老  
屍骨暴露於國家之外  
野獸呼吸鋪天蓋地  
與力量有關聲音  
依舊吐出血腥的恐懼 那些越過  
天空的饑餓 是否與土地有關  
我隨意地靜坐下來  
聽內心血紅的詞語劃過肉體  
正如光芒在黑暗的天堂  
變得更黑暗一樣 而我們每天只能  
聽到死亡的消息  
在經歷過一次死亡時  
我隨時都可以跟死神作伴  
那現實中的血流 不就是我們  
內心的黯然而帶著傷痛的顏色嗎  
陰影真的就像一條毒蛇纏住我  
活著的人戴著面具  
誰又願意將這虛假的面具摘下  
露出真實的嘴臉 我伸出雙手  
卻無法觸摸到真實 我們只能傾聽  
然後承受苦難  
儘管謊言和真理都是來自活著的人  
那麼我內心的語言  
也深含著一種疼痛 無始無終  
我早就看見我們的  
國家沉落於漂泊的腳印  
是誰把流血的權利交給了人民

大地逃離天堂

其實死亡只是飛翔的過程  
我追隨著死亡的影子  
但我真的更怕活著的僵屍

風暴經常就像奪命的刀

鬧得我無法入睡 活在世上  
就會挨餓 就會遇到各種各樣的

風暴 我真的  
確信所有的生命

源於天空之外的神鳥 源于海洋  
眼淚中的鹽和那些令人畏懼的預兆  
我都不會忘卻

前面不知是否有人等我

一種無知沉重地砸過來  
我硬著頭皮 在一次深刻的昏迷中  
僥倖醒過來時  
國家已經失去顏色

我由此而陷入一片盲目地  
太陽滴著冷血 我隱退在孤獨中 時  
間流過我的身體

## ■楊然

男，1958年生於成都，被《詩刊》、《青年文學》、《新詩界》譽為“卓有成就的青年詩人”，出版詩集6部。

## 夢見外星小孩

那天我背著書包趕路  
手中用豆莢數著腳步  
心想這麼大了還要讀書  
也許這是最後一次上學

豆莢說：“這就是幸福，這就是幸福。”

最自由的時光總在途中

一隻土豆狀野豬遭到伏擊  
一對年輕夫婦把貪婪都笑眯了  
他們得到了想得到的毛皮  
而真正的生物卻已經跑了  
我知道它跑掉的方向  
胖嘟嘟如一頭聰明的洋蔥

我掉過頭去追趕  
它就躲在我丈母家  
化作罈子上的蓋子  
白胖胖地瞟了一眼 我就得到了它

最先是一簡白胖胖的空白  
抱起來 才發現是個可愛的外星小孩  
他們互相問候 表示彼此的愛  
承認對方的美好 彷彿已相識多年

我家那頭寵物貓 長著卡通豬嘴  
懷著失寵的恨意 去搶楊燦的呵護  
我抱著外星小孩走下臺階

兩臂密密長滿了青蛇  
都是細細的野藤  
外星小孩用美滿目光挑逗這些糾纏  
讓滿臂的細毛回到夏娃時光

## 一條細蛇從水面遊過

一條細蛇從水面遊過  
陽光陽光 細嫩了許多  
歲月淺薄 人也淺薄  
是一條小小的，脆弱的蛇  
正當早晨空氣很新，林蔭很年輕  
我看見水面蕩起小曲花紋

一條蛇生存如此不易

既要防火又要防夾 也要防口防凍  
從小擔驚受怕，悄然無聲  
正當鳥已啞語，入夢未醒  
這條蛇涉水而過，上岸，潛入草叢  
我呆在獨木橋上  
透明全身，電流全身，冷冰冰

從卵到蟲，從細遊到猛攻  
它毒它凶，昂揚力的眼神  
此刻卻很細小，微弱  
像我遙遠的童年，失落的愛情  
像我與詩的初戀之初

## ■李亞偉

第三代詩的傑出代表之一，“莽漢派”創始人，他的文風影響了中國一大批後現代詩人，目前從事文化產業。

## 我是中國

其實，我是一個被命運退回的臭詩人  
我要搶回那些和死者談過的話  
我打算是一切或乾脆一切都不是  
我也許是另外的我，很多的我，  
半個我

我是未來的歷史，車站另一頭的路  
是成功是半途而廢

我是大橋，城市，煙囪和廉價

煙草的批發者  
我是很多的詩人和臭詩人

物質謎語裏的流浪漢  
被狗和貧窮不斷地扯破褲襠  
我是科學之父之子和四十五元

月薪的實驗員  
是打鐵匠的兒子

大腳農婦的女婿

我有無數發達的體魄和無數萬惡的嘴臉  
我名叫男人——海盜的諱名  
我決不是被編輯用火鉗夾出來的臭詩人  
我不是臭詩人，我是許許多多的男人  
我建設世界，我建設我老婆

我是我最熟悉的朋友，是萬夏是胡玉  
是賒帳的秦伯母以及把我扔得老遠的  
未婚妻

我是瞥見而又忘掉的臉  
是祖國的過去，現在，未來

## ■周倫佑

中國第三代詩運動的領頭羊之一，  
產生廣泛影響的“非非主義”流派創  
始人。被陳超稱為“我們這個時代的  
少數精英”。他的詩與評論是中國文  
學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文本。居於四  
川西昌。

## 第二道假門

一伸手就打開了  
並沒有某種觸及使你感到  
那是一道門  
使你產生異樣的感覺  
你把手縮了回來

進過一次門了，許多的麻煩  
由此而來，何必再找麻煩  
需要一根羽毛插在頭上  
讓自己忘掉自己  
其實羽毛都不是真的  
就連鳥也是一種假設，既然如此  
也就無所謂門與不門了

假使它存在，你伸手一推  
它就開了，近似的開  
留下你的名字讓肉體通過，使你成為  
老虎之外的另一種黃金  
蓮花之上的另一片海  
另一道假門。眾妙無言  
又一隻手把你豁然打開

## ■藍馬

“非非主義”流派成員，第三代  
詩的重要詩人之一。

## 膠 布

把右手彎曲地舉過頭頂  
左手彎曲地吹在胸前  
看上去像一個5字  
然後左右手交換一下  
彎成一個2字  
如此多換幾次  
據說5也好，2也同樣好

把花摘一朵下來  
插在左邊的耳朵上  
幾乎要遮住左眼  
這樣笑笑  
然後用手掬起一些水  
來回得搖搖

站起來時就不必往回看了  
只管盯住前方  
只管突然向前奔跑  
雷一響  
就猛地一跳  
爭取看上去有點像飛

這樣設想  
落完了羽毛的翅膀  
仍然在撲  
曬乾了的衣服  
白在衣架上  
除此而外什麼也不設想

## ■王曉忠

某民間詩刊主編。

## 水邊的月亮

那決不是傳說  
靈魂深處的雨水  
找不到還鄉的方向  
往年的路標變的含混  
未來的憧憬誰能捕捉  
是愛情的花瓣  
把我挽留，把詩挽留  
在現實與夢幻之間  
我返回春天的屋簷  
幸福與呵護頻頻回首

## ■簡清枝

某報記者，在《詩刊》《福建  
文學》等發表過詩作。

## 崖上的百合

崖上的百合，是鷹嘴邊上的  
一枝清純  
四月的心中，  
這樣不可企及凡俗的手  
會褻瀆它的高貴  
路過的人



只能用一百種眼神和他結千年一回的緣  
這一定是站在高處的他  
汲儒道釋之精氣，吐婀娜款款之神氣  
九曲水映她的冰姿雪骨  
玉女簪花，根鬚深入岩的肌膚，肉體  
一點腐土就可以孕出神奇的美麗

## ■發星

1966年生，《獨立》民刊主編。

# 在黑石崖大峽谷 鷹飛很低

他們無視我的存在，黑石崖  
大峽谷的精靈  
人類在我們心裏是同樣能飛的鳥，  
不能走在大地上  
對天空有所企圖，在這些精靈  
黑色蒼勁的翅膀下  
大峽谷中森林茂密，溪水潺潺，  
山民收割的鐮刀  
割著尖利的竹葦，他們的叫聲，  
是對所有事物的喚醒  
因為陽光來了，洗好的衣裙應該  
涼在木質芳香的柵欄上  
我遇見老人，驅趕著犛牛，老人  
眼中是清澈的泉水  
黑石崖大峽谷，脫光了屁股的  
孩子們在巨石上烤太陽  
在他們緋紅的臉龐上，鷹是  
神佑他們的天物  
鷹就住在家的樑上，每家一隻  
深夜裏盤旋入睡，黎明前展翅峽谷  
歡迎我這個遠道而來的客人

## ■姜佐

新華社記者，民刊《進行》主編。

# 新婚的早晨

風雨漸漸平息  
一抹羞紅撩開了窗簾上的夜色  
男人拎著一罐聲音走出庭院  
倒進閑淡的灰堆  
雞鳴，狗吠，粗重的呼吸和尖叫  
沸沸揚揚  
女人彎下腰把新生活折成兩段  
填進灶膛  
一縷幸福嫋嫋升起，之後散去  
芳香熏醉那只剛剛睜開的眼睛  
陽光越來越淡，漸漸成為一張白紙  
書寫者以足代筆  
沉重急促的脚步聲再次響起  
男人便以主人公的角色第三次出現

## ■陳亞平

四川成都市人，1957年出生。  
1987年開始詩創作，同年加盟非  
非主義。1988至1996轉入現代繪  
畫。1997年重續詩寫作，創作發  
生較大變化，相繼寫出《詩人公社  
》、《詩歌白皮書》、《詩史：當  
代詩歌評論》等具有後非非寫作特  
徵的代表性作品，成為非非主義後  
起詩人中的代表詩人之一。作品主  
要發表在《非非》（中國）與《今  
天》（美國）體制外權威刊物上。  
目前正計畫寫作大型組詩《人民》  
。除詩外兼及小說寫作，著有40  
萬字長篇小說《原欲》。現在成都  
一家新聞單位作策劃工作。

# 建築上的鳥群

這是一個最低限度的想像，一群鳥  
並排地停棲在屋簷，輕輕擦開翅膀  
我從側面觀察，一陳疾風所造成的轉換  
是短暫的，而聲音在耳朵中重出現出來  
此時，鳥群力圖巡視  
精巧地運用了體積  
空氣，突出性之上的等級，與懸垂的  
磚牆相混合  
遍佈於光線傾斜的逼射之下。它們  
啼叫，又經歷著  
長時間的沉寂，一塊烏雲的沉重步子  
與它們靜默的內心，建立起呼應  
而事物的性質是如此，通過增長，  
倒轉或類似的  
秩序，我並不能否認  
這群鳥，邁著無聲的步子，所出現的  
一陣佇列的突變  
是因為一道亮光，正追逐著它們內部的  
血液，和金屬般的眼睛

# 為生存所思

我由此言說的使命為什麼存在  
去看見，我們每天走過的大地，  
成了唯一和所有  
空氣把這裏的水傳與萬物，耗竭而永舍  
我們天命中本諸的自由  
也許要創造無數世代  
我們還會經歷活著的哪些階段  
甚至連日子也不懂得過的人  
不知道正是在這裏，生活的危險主宰著  
棲居的房屋，糧食，這些曾有的器具

擾亂我們心靈的那一日物質的需要  
物的諸有沒有止境

已經四十年，在同樣的一生中  
我們的身體被物欲馴順  
像現在，鳥只能成為郊區的  
所去者，歌唱者  
每個渴望所達之處，都是此在的常物  
我回想夏天，天空那野馬賓士的荒原

萬物以同樣的方式君臨一切  
全能的，悲劇的，聖命的  
那些諸物耗盡的生靈，也像現在  
寬恕我有一天，每秒面對同一毀滅  
生活在其中的這些歷史

## ■孟原

四川安岳人。90年代末開始詩  
寫作，〈小鎮〉為當時引起反響的  
代表詩作。2001年加盟非非主義  
，是非非後起詩人中最年輕的成員  
。現居成都。

## 向陽公社

這是一座紙的發黃公社，背後是  
1979年的土地  
某場運動在某顆稻穀上發起  
某個行為者堅持行為者的立場  
某個中午，放棄了在春天的  
食堂裏進餐  
其實，勞動者知道，他在饑餓  
但他永遠相信自己是市民的  
宣導者，懷想秋天  
在水泥的每一層夾著糧食，即便腐爛  
也是真實

從那年算起，鐮刀成為十月的傷口  
已經八年，公社周圍還是荒涼  
種植在第二年春天，農民搞起運動  
努力掀翻土地的另一層黑質，手  
與手之間只是揮動，他們帶著糧食  
去慰問思想者，並告訴  
生產簡單成這樣

供銷社是公社的某個主體，鋤頭和  
犁耙，農藥和口罩。糧食落入  
工人手裏  
婦女在房子側面，通過手工勞動  
第一次看見  
女人在男人手裏拿取自由。又獲得  
一次解放

自由中間只有燈光，夜晚也能看見  
金錢帶著睡意，鋼鐵公司生產廢品  
肚皮是啤酒的，酒精在妓女身上發酵  
女人站在硬幣的兩面，過著新生活

◆四川專輯

## ■陳齊家

## 文字獄

以黑色的方塊字  
築一座  
又一座  
四四方方的夜

踱過去 七小步  
踱回來 七小步  
那個人  
是一盞自由走動的  
燈

微弱  
又頑強的  
一盞又一盞 思想  
照亮著  
盪氣迴腸的  
五

千  
年

##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  
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  
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  
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  
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  
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 葉維廉

## 費嵩拉荷曼因

(Vaison-la-Romaine)

確然真切的古羅馬  
 當然不是數碼的確然真切  
 從咖啡座  
 我們伸手觸摸  
 Fouilles Puymin 區  
 迴廊式的龐貝門  
 我們從紀念品店  
 一步踏入  
 Fouilles de la Villasse  
 羅馬的貴族住宅  
 鑲嵌細花紋清色亮  
 羅馬的華清池  
 輕歌笑語洗凝脂  
 海豚門鈕上彷彿是  
 濕濕的手溫  
 在羅馬會堂旁邊  
 我們同時撫摸著  
 具體的  
 兩個歷史兩種生命  
 兩種權力的部署  
 禮拜天的趕集  
 慣常地  
 迎來  
 古羅馬的商人  
 普羅旺斯浮庫魯斯的顧客  
 巴黎倫敦  
 德國美國中國全亞洲的訪客  
 滑鼠一動一按  
 一按  
 全不見了  
 一按

全都出現  
 確然真切永遠  
 他們這樣說  
 當然不是觸覺的冷暖  
 像這些廊柱明鏡那樣  
 確然真切  
 在那裏  
 風摧雨箭地震裂  
 多少人事變遷  
 多少朝代湮滅  
 未改變  
 石頭這垂直的歷史時間  
 看，這條跨在烏位沙河上的  
 羅馬石橋  
 千洪萬火無損傷

2003. 6. 13

## 普羅旺斯的戾堡

(Les Baux-en-Provence)

小愛爾比巖峰頂上的  
 廢堡  
 空空的眼眶  
 在月黑無星的夜裡  
 浮溢著  
 爭奪、謀殺、血  
 現代給它的生命續約  
 種種恐怖的情事  
 武士打鬥  
 殺殺殺殺  
 全都星光燦爛  
 包裝為遊戲  
 和迪斯尼一路  
 廢堡再一次廢了

2003.6.28

當我迎風背光正立黃鶴樓頭  
 邀請秋日的斜陽楚土的古風  
 一同走進攝影機的特區  
 追捕往日失落麗日驕陽  
 四方盒定影聊表對時光挽留  
 借菲林的膠片強請歲月記情  
 故國的距離我心中隱約丈量  
 長江的流水盈滿我胃納漾漾  
 黃鶴仙蹤導引著我舊日回向  
 今日的我懷著國外護照一本  
 背囊內沒有一書是正當版樣  
 看著擎旗穿制服旅人成隊成團  
 遙眺江上點點數不清漂浮孤舟  
 長江鐵橋二橋鑽開往昔江岸南北  
 火車公車的來去不一定名利爭逐  
 蟬鳴喋喋明淨長空欲虛讓寂寥  
 歷史的曲線我輾轉中希望碰上  
 願將海外漂泊底血緣滴回原點  
 花草蟲鳥互嗅互問低語情商  
 男女老幼分泌共通共同體臭  
 古詩舊詞猛然領悟層層深意  
 字畫殘碑處處流露欲語濃情  
 寺廟道觀的角落都是美麗神話  
 山嶽峰巒聳立著先賢哲學寓言  
 名勝古蹟循著古人的足跡  
 一步步印痕一代代的過去  
 時間無情江河逝水滔滔  
 時間有情墨客斷水截流  
 詩章詞賦千載以後穿越光陰  
 刻石立碑夕陽殘照依舊發亮  
 醮河水寫下山江多變多幻諸相  
 唯藝術能與時間抗衡不大走樣  
 那一年我不敢寫詩豈止在黃鶴樓上

2002年6月30日初稿紐約·李白  
誕辰(701-2001)一千三百年。

2004年7月5日修稿紐約。

■ 李斐

## 那年我在黃鶴樓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

李白（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陳銘華

## 倒影

湖水在早課時便藍了  
某些遺忘的思想

山在傾斜，向  
漸次晃盪的心

我來了  
煙雲繚繞  
落石注意

2004年5月12日在本栖湖觀富士山

## 登富士山

一合目聽到  
風穴裡千百年的呼喚  
二合目撞見冰穴中的自己  
三合目浮游青木原樹海  
四合目五合目下雨了  
別驚起這新鮮的夢  
讓彩虹悄悄地將天空畫成兩片  
一片要隨湖水流去白糸瀧  
一片牽著我的衣袖扶搖  
直上富士山  
而小東瀛

2004年5月13日富士山下

## 按圖索新宿驛

繞過柏木公園  
一間餃子舖兩間鐵板燒  
三間拉麵店

2004年5月15日上野

行到一丁目看見郵便局  
錯了錯了 你一鞠躬又一鞠躬  
掉轉頭才是名店街  
左面空港行右面停車場  
前面的小田急不急  
我急

2004年5月14日新宿

## 不忍池遺事

公元八零四年你空海西渡  
我已被貶離京流徙百越  
不知宋元明清違論國共  
甲午七七蘆溝橋  
教科書慰安婦靖國神社以及  
釣魚台等等  
(此處有料嗎今朝無休吧)

唐人街的風塵  
即使波音七四七  
也要僕僕一千二百年  
才能趕到此地努力辨識  
你的金念珠飛行三鉅杵  
四天王獨銜鈴板彫胎藏曼荼羅  
以及諸般法器經典筆記詩鈔

(而你還讀不讀我的詩)  
音律已絕尺八已折  
櫻花謝了荷花未開  
我們還聽不聽  
那些政客說什麼  
以德報怨友誼長存

騎在馬背，穿過阿拉斯加  
馬鞍是一個搖籃  
佔據我結實的臀部  
我飛翔起來  
融化洛磯山脈的冰川

愛是一種仁慈寬大  
詩則是不朽的珍珠  
你哭泣的時候，我正騎馬而過  
你的身上寫著我的詩句  
我從馬背上翻滾下來

我手摘四十二朵玫瑰  
不露聲色地獻給你  
你在陽光中  
是一道刺眼的光亮  
是安格雷吉流傳已久的神話

我愛阿拉斯加  
只有愛能挽回生命  
我們一起漂流  
那種叫做命運的東西吸引了我  
九月開始在我們腦後飄蕩  
我們的身體開始透明  
放聲歌唱

“這就是我的阿拉斯加”  
你抱緊我，這樣說  
這是我一生中聽到的最溫柔的聲響  
我再次揚起馬鞭  
任憑我們搖搖欲墜

世界大不過阿拉斯加  
我氣喘吁吁地問你  
通向下一個酒吧的路在哪裡  
你不知道，但我相信奇跡  
這是我的九月，我只有前進

2003年9月25日

註：安格雷吉是阿拉斯加最大的城市。

## ■林忠成

### 競 選

為了競選上總統  
我在珠穆浪瑪峰頂  
足足學了五個小時羊叫  
告訴選民們 我將像羊羔一般  
溫柔而肉麻 聽話而軟弱  
我包你們富裕到  
連茅廁也鋪上純金地板  
保管讓這世界美好得  
連豬叫聲也比蕭邦的鋼琴曲更動聽

### 安魂曲

“……你來自於塵土，  
也得復歸於塵土，……阿門。”  
我喉嚨裏卡著一團狗毛 癢癢的  
在合唱中我的歌聲因此  
像電流不足而走調的答錄機  
“你來自子宮，  
也得復歸子宮，啊——悶。”

### 愛科學

夜晚 我裝著愛科學的樣子  
數星星  
外星人嘔地吐下一口痰  
啐在我臉上  
我去找張衡評理  
非給我擦掉不可

2004年寄自福州

## ■秋夢

### 故 事

#### A 開始

所有的故事都有一個開始  
我亮起一面窗  
將印象一個個嵌上

讓回憶的列車  
穿過窗  
逆著時間駛回去

於是我看到  
一些人，一些親切的臉  
一個個都倒退

最後，列車停到母親面前  
我聽到她一聲驚喜  
窗就漸漸暗起來

#### B 終結

所有的故事都有一終結  
我打開一面窗  
將美夢一個個嵌上

讓貪婪的翅膀  
穿過窗  
順著時間飛向

於是我看到  
很多野心，很多慾望  
一個個在擴張

最後，飛到一張很大的地圖上  
我聽到心中一聲驚喜  
卻怕窗會不會關上

2004/2/7 寄自越南

## ■馬蘭

### 聚 會

一  
初夏的風從反面吹來，在王府井  
我怎會忘了你的胎記，你說  
我倒下就是湖泊，怕冷，光滑  
我們坐在高高的月亮上  
翻開一張紙牌，等著那位算命的瞎子  
重新回到家園

二  
初夏的風開始獨立，在鬼街，真的  
還需複製一位犧牲者的衣裳  
夜色中，人景變化，如同革命  
小心地詢問故人，某地，還見過何人  
誰又快速離散了，我們並不知曉

三  
初夏的風鑽進後海，一個熟悉的手勢  
準確，先鋒。宛然進入舊社會  
愛情是萬惡的舊社會  
一幅懷春的手繪長廊，隱藏了經典的性  
上千年的水呵，拋開口語，混淆語調  
這雙重的性格，匆匆審視已故的誤會

四  
初夏的風喜歡物質，在工體北路  
等著落日，看見一隻風箏  
壓迫愛慾，請醫治我們的熱病  
如果你來了，這是最近的時辰，距離  
你知道我們愛過自我，親密，不可分辨  
活在相似的世界  
盲目敲響命運的薄皮鼓

2004，5，17 紐黑紋

## ■張耳

### 慢

轉動水果刀，果皮

（記不起蘋果還是梨）鮮豔地  
打旋，香馥佔據不該插入的中心

——  
這個位置最不易把握，安靜  
有度是一種控制。生氣  
也是。手機響起，你找的  
卻不是我。打開背包  
打開窗簾。天色暗下去  
在外面離去的月臺上  
毫無道理地  
等人。

車廂原地不動。我們活動  
電影式變來變去，彎腰抬頭  
費力地把自造的包袱舉過頭頂  
被燈具一眼看穿，照得通亮  
從而自覺神聖。其實  
該發生的會發生  
（相反也成立）  
與神沒有關係，與你的想像  
也不一定呼應。能舉起來  
就意味著不重。關係扭曲的時候  
更顯得身段精確。

原地不動：舉過頭頂  
不如摘下來，仔細修剪。現在  
你還會在細雨中想我嗎？斜刺的  
這朵太亮。擁擠，佔據不該佔的  
地方是罪過，所有的嚮往都是。  
不，所有的記憶都是。現在  
透明，像這片水濕的葉子

## ■哲明

### 回 憶

雨水沖走了歲月。  
二十年後我才了解，母親的眼  
神在沉默時所藏有的那一座海  
洋，是如何也蒸發不了的。

2004年寄自台北

在窗外滴滴達達。剪掉  
一剪子的功夫。你是摘花專家  
酷愛組合，但不善於展寬。

下麵的節目當然會  
上演。角色登臺前必要暗場。  
清理思路，咳淨喉嚨，  
沐浴更衣，也還需換換床單。  
準備心身，才能像上次  
那樣全力以赴。熊追蜜糖。  
慢，慢慢來。

車不離開，有意無意  
看你站著費力地小便  
slow, slowly  
刮鬍子，搽爽身粉  
穿上背心，再穿套頭衫  
驗票，剪票，換臥鋪牌  
下車時再換回來……

（彷彿什麼都沒發生：我們原地不動  
並沒有從一個月臺經過一些時間到  
達另一個）

車還不開  
折磨人。

暗器漫天如花飄旋  
人被網著必血流如注  
掙扎也無法逃脫  
唯有認命等待死神招喚

從林中走出來而被襲擊者  
狂笑揮劍擊落四方射至的  
多類暗器後，騰空躍身刺向  
偷襲之黑衣人

勁風破空聲中  
那顆頭顱滾落，血箭狂射  
無頭身軀仍屹立著  
不甘心傾倒

夕照已殘，風嘯嘯如泣似訴  
大漢抽回血劍冷笑的走了

2004年6月9日墨爾本

隱埋於平庸土壤的妳  
悄悄吸納天地靈氣 倏然  
蛻變高雅七彩光芒 閃爍  
誘引更多千山萬水逐追者①  
狠狠鋤分 斧砍 爆裂  
尋尋 覓覓 尋尋  
被悉心撕成片段遺骸 無奈  
磨擦砌割體罰延續 妳終於  
以百種姿態展示玻璃窗內  
玲瓏剔透之身呈獻予世界  
歷虐後顏容透現冷冷盈淚淒美  
驕昂標價競賽火鑽②  
我默默收斂愛慕眼光  
急急徘徊礦山之外

2004年5月深秋於墨爾本

①來自不同國籍的採礦者。  
②一塊晶瑩亮麗、閃耀藍彩形  
如扁豆鍊墜，標價兩萬澳元。

## ■心水

### 偷襲

## ■婉冰

### 澳寶

## ■杜風人

### 越南長衫

一襲四季飄蕩的越南長衫  
如她的祖國 細細長長

旗袍綉領 兩邊開衩纂修  
長袖善舞 兩片細細長長  
隨風前後擺蕩的歷史

船堅砲利的紅毛藍眼  
虎視眈眈 那柳腰飄柔  
細細長長 一縷長髮浪

搶灘硬著陸 攔腰  
攔截 一片  
落單 細細長長的白長衫

一波一波的長髮浪  
一浪一浪的白長衫  
潮漲潮退 細訴  
兩行 細細長長的殖民淚

泊來的神啊 請饒了  
一片 源遠流長  
細細長長 旖旎婀娜的海岸線

### 惟物環保

醉臥 陶潛的飲酒詩田園  
我找到一片桃花源

沒有竹林七賢酒鬼的鬼話連篇  
沒有少年賈誼的哭哭涕涕  
沒有五四六四紫數的口號槍聲

此情此境 豁然  
一片 清靜無為

悠然見南山 無一

我看見日蝕  
烏雲密佈  
飛鳥消逝  
而當我呼喚你的名字  
你就一身陽光燦爛降臨

我看見山崩  
亂石翻滾  
濃煙遮天  
而當我呼喚你的名字  
你就鳳凰再生翩翩飛來

我看見死亡  
群魔亂舞  
野鬼嚎叫  
而當我呼喚你的名字  
你就手持柳枝裊裊出現

我看見天塌  
我看見地裂  
我看見所有的祈禱  
都變成灰塵瀰漫  
你就渡我回歸黑暗的母體

異議 聒噪的污染

用後現代白話一點說  
這是原始生態環境

### 繳白卷

美國發射 一顆  
人造衛星 在外太空考一考愛因斯坦

銀河系的星星 也紛紛提出  
考題 都是地球生態的問題

愛因斯坦 一頭  
撞入 宇宙黑洞

2004年寄自西貢孤獨島

## ■馬帝爾

## ■施漢威

### 春天

偏遠的邊陲  
一隻黑蝴蝶  
突然冒出

招搖著驕傲的翅膀  
花香中  
將自己幻化成  
整個春天

### 建築

攻打伊拉克的火箭炮彈  
飛沙走石 砰砰嘖嘖  
敲擊著我思維  
根根緊繃欲斷的琴絃

現代文明  
魔掌高舉伸向天空  
欲攫住流雲的閒夢  
陽光風雨也要左閃右避

張眼盡是污煙廢氣  
鼻孔變成吸塵機  
山水田園  
農舍風光  
我們只能翻開歷史  
望梅止渴

2004年寄自越南



◎組稿：曉曉

“網事如煙”論壇作品選

網：不分晝夜，不分國界、流派、年代……

煙：呈多種狀態，燃燒、熄滅、點不著……

網事如煙：一個可以胡言亂語的自由論壇

——曉曉

■點不著的煙

八個等待的瞬間

開始的開始 枝頭花開  
每一棵樹都直立  
你站在遠處

側影 陌路  
無名指纖瘦  
誰在等誰

擦身而過 空氣裏有爆裂的輕響  
淡藍火花終於泯滅  
秒針滑翔 路過午夜

飛 同一個方向  
天空灰白 記憶頹敗  
你回頭 看見一株向日的葵

季節冗長 等著 陽光破繭  
彩色襪子 等著 星期天

水浮蓮都開了  
輕輕輕輕 吹成一杆笛

哪一天 哪一天

掌心糾結 純白風箏忽然落地  
牆角的野草被遺棄 仍是不能忘記

頭髮長了 煙灰短了  
話說了一半  
為什麼  
剩下的 還要等

■小狼

嘆 鐵

規則帶給你冷冷的光  
那帶有鹹味的光澤常被蝕去  
裹脅於無序之中  
不是猛烈的鍛  
絕非赤熱的煉  
輕柔的風  
隨形的水  
一粒一粒地含走了結構  
漸漸非你的幻化  
在風中  
在水中  
走了 你的光  
帶走了你的規則  
你的結構  
你的沉重

把你留給了土  
把你變成了土  
水來了  
把你送給了木  
把你變成了木  
……

乞求吧  
乞求光 讓她回來  
讓她變成火  
帶你一起燃燒  
在火中求得你的重塑

■ Kef

風雨來時

你說喜歡風來  
吹過窗櫺的聲音  
喜歡我家門外  
陰天青澀的小巷  
你說喜歡聽雨  
落在我們的身上  
水讓我們彼此都感到瘋狂  
來吧寶貝  
穿著你藍色衣裳  
刺穿我最柔軟的地方

■ kef 的飯絲

開 心

一個人  
螢幕前



喝咖啡 嗑瓜子  
開心 算是吧  
自由 可能吧  
讓憤怒的  
和小資的  
抹上後現代的  
量產番茄漿  
在 q 時代的  
玩具槍炮下  
全都去裝死吧  
剩下的只是  
不知死活的  
悠閑而已  
一隻眼睛哭  
一隻眼睛笑  
兩只眼睛開大炮  
不知死活的開心  
不知死活得開心  
讓所有的冷清  
都變成天上消失的  
流星

## 朋友

路人甲就是這麼一個人  
當我好不容易煞住了車  
我便遇見了他  
7 個小時前他愛上了誰  
7 個小時後他被誰愛上  
別問我 問王家衛去  
我只是和他做了一分鐘的朋友  
真的 就是一分鐘的朋友

## ■ Eileen

### 梔子花開

梔子花開的季節裏  
飄灑的花瓣雨  
一種語言破碎一地  
  
翻飛的裙裾穿越四季  
心碎的浪漫中  
你應在何處停留  
  
遙遙的平原林地邊緣  
一支燭火揮舞成別離前的氣體  
永存記憶  
  
一種情節拼結成陶

### 歸

其實我一直在原地等候  
你們的歸去使我幻化成風箏  
永遠找不到牽線的手指  
  
歸來吧  
我頭頂上方平放的藍色海水  
  
歸來吧  
我風中飛舞的復活年輪

## ■ Am2500

### 水邊的懺悔

假如夏天已經來臨  
我會再一次走近水邊  
凝望剛剛逝去的春天  
花瓣在河面上漂蕩  
轉了幾個旋渦 又漂回到

冬天 我們相識的日子  
來不及眷顧每一片雪花  
來不及細數每一片落葉  
鳥聲已將春的記憶  
帶到夏天 帶到這小河邊

如果一年的分離不能抹去  
你的影子 如果秋天未賞的  
楓葉已成為永久的記憶  
如果河水不能洗去對你的  
思念 如果流走的還會

不斷地流回 如果未說出的  
是心底的秘密 如果怨恨能減輕  
你對我的譴責 如果痛罵能  
使你忘掉我的楊花水性 那麼  
讓我在河邊多停留一分鐘吧

也許我遲早會再次離去  
也許我最終回不到你身邊  
我會將你曾經珍愛的鴿子放生  
讓她們飛到你身邊 完好如初  
帶去我心中深深的愧疚

“網事如煙”論壇作品選◆

## 這箇夏令你去清華，真好！

1

57 號公路向南的交會口  
花上兩句半鐘車程 迎接你  
從第二學年最末一次戰役鏖羽走出  
陶然看你旋歌飛唱  
北回歸線上飛馳的神采  
在迎刃未迎 第三學年的臨界  
你說 這箇夏令你去清華  
爸媽都異口同聲爭著說 真好！

你真的從北京的網吧描來了  
出門第一通 平安意描  
爸媽也遙遙致謝了  
矽谷振榮叔叔劍華嬌嬌  
隔州惠告 北京的國際撥號

2

意描上 你說旅程所見 So Fun  
清華校舍可以渝美旅店  
筷箸文化瞬即替位了你慣用的刀叉  
且自購了乙部 國產鳳凰牌自行車  
替位你出門前的二手本田  
你又說 北京國語唸起來  
蠻感性動聽  
中國悠悠五千年的書法  
遊龍著王者無敵的氣勢  
孔夫子 孟夫子  
東方的學子 從西方

回到了東方

3

你真的訂製了 三枚篆體圖章  
送給保安叔叔藏書的  
送給荷野爸爸箋語用的  
還有你自己的  
甚麼？端午詩人節的心意禮物？  
你也選購了幾套麻將  
回來後送給洋人同塾的  
純中國情結的 手信？

這些皆非臨行前 爸媽千叮萬囑  
你寫進小冊上的出門備忘  
純然純然是 額外一番驚喜

4

夏令進修畢竟完畢  
你畢竟說會去上海一趟  
刻骨謹記著  
無錫是你祖父少小離去的故鄉  
故鄉有黃白透紅的白沙枇杷  
有鮮美可口的太湖楊梅  
還有大唐的貢品洞庭紅橘  
濃重的鄉音 硬澀的江北官話  
你該刻意惡補 好好惡補  
幾句寒暄問暖 致語鄉土的無恙  
——西望異國斜陽  
法國里昂塞納河床九泉之下  
你祖父臨離的熱淚縱橫  
老死依然趕不及回去的牽掛

2004.6.25 芝加哥

## 雨落之後的秋歌

雨 終於落下了 我像株憂傷的植物  
躲在疲憊的水中 想念你  
無數的幻想 無盡的心事  
落雨的門楣下是一首寂寥的歌

多少次回首 就有多少月影隱去的蒼涼  
風像一群慌亂的鳥啼哭 一生的落葉  
一片片緊隨而來 掩埋時間的墓碑  
想對你說 將你最冷的孤獨交給我

我的生命都在經歷同一個季節  
適宜想念的秋 楓葉憂傷而紅  
我夜以繼日的咳嗽 不停地撫摸胸口  
傾瀉的淚在越壓越低的天空下喚醒命運

啊 命運 秋夜裡最亮的一條河  
誰的航船熄滅了燈火 停止了擺渡  
靈魂 是寶石閃爍的星辰嗎  
血液中的罌粟 痴迷與毒性的奢侈

有什麼寸寸燃燒 又寸寸熄滅  
有一種天象是祈禱之後的結局  
這徒勞無益的秋 將果實擲向土地  
懲罰著自身的美和決絕

這個似曾相識的秋天  
這個已然飄零的雨季  
我欲言又止地將心事放回心中  
這時 我是一扇虛掩的門

2004.6.16 寄自紐西蘭

## ■ 季絨

### 電話

只有叮呤呤唱著歌  
生命才開始鮮活  
多半的時候  
你還是在一旁沉默

像機器一樣活著  
手腳忙亂的時候  
音信全無  
跳越的數碼  
再不能接通你  
頻頻地按撥  
只能觸及忙音

陰天積攢信號  
嗚咽的風  
把我的問候散在雨中  
即使沒有一根  
看得見的線 相連  
我們也會無語感應

### 電影

四面牆，輕易地擋住  
大刺刺的光亮

心攤開成寬螢幕  
立在黑暗中央

迎你眼裏  
那兩道著魔的光

神秘的電流

## ■ 蔡忠

### 舊金山金門吊橋

身被懸索吊著  
車來人往  
腳下橫跨怒吼海灣兩岸  
竟站成  
古今驚世吊橋

一直矗立  
年年又月月  
笑看浪起潮落  
風風雲雲過

2004/6/23 越南

不知道你會  
投射什麼，挑起什麼  
帶來怎樣意外的  
一千零一夜

當你的故事  
變成我的  
膠盤在轉動  
生命在疊合

時針亂了  
影子活了

一搖  
一個春秋  
一晃  
一生一世

4/26/2004

讓我們從不同的路徑回到諾曼第

從6月6日慶典的枝頭。垂掛著  
老兵的勳章，首腦們伸出的手和笑容  
從禮炮轟開的花蕊，花蕊上站立著的  
阿羅芒什祈禱的鐘聲

讓我們從不同的路徑回到諾曼第

從20世紀的鐵血和泥濘。奧斯威辛  
珍珠港，兄弟連……60年中拔刀相向的  
朝鮮雪峰、越南叢林、海灣沙漠，和  
21世紀

巴格達痙攣的街頭

讓我們從不同的路徑回到諾曼第

從非洲母親乾癟的乳房，約旦河兩岸爆啞的  
孩子的夢。從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靖國神社……從剪去黃金時段的電視暴力  
語言暴力精神暴力，和所有暴力的花名冊

讓我們從不同的路徑回到諾曼第

從《聖經》、《太陽城》、《動物農莊》  
《人權宣言》，西方的鮮花廣場東方的文革  
從《戰爭與和平》角鬥場上，滾落《神曲》  
煉獄中奄奄一息的文明

讓我們從不同的路徑回到諾曼第

從這樣一段距離：槍支到橄欖枝  
炮火到禮花；從這樣一些時刻：7.7  
8.13，8.15到9.11，以及永遠的  
6月6日……

讓我們從不同的路徑回到諾曼第

從聯合國憲章，從諾貝爾和平獎或者  
更早：從創世紀，從盤古開天地乾脆  
——回到魚！讓我們在諾曼第重新下水  
以便卸掉武器重新登陸——成為人。

2004.6.6 深圳

## ■ 劉虹

### 回到諾曼第

## ■方浪舟

### 法 術

#### 一

是否認得一條幽深而狹窄的胡同  
請你悄悄的進來吧！  
誰都認為這是一條道路  
無論聖人或者巫師從此下手引導你！

#### 二

聖人說：  
每個生命都離不開這樣的通道  
人們沿著這胡同走出自己的命運。  
這胡同深不見底  
但它還是有不同的出口  
有的出口在天堂上  
有的出口在地獄下  
但丁說，還有的出口在煉獄中。

#### 三

拜物者每天往胡同裏趕集  
沿途看到教堂、商場、醫院和寺廟……  
他們不在乎哪裡是入口哪裡是出口  
雙手觸及金錢與貨物便有了感覺  
他們從不信任聖人或巫師的訓示  
他們享受搖滾樂，裸體舞，狂賭  
買醉，吸毒和集體淫亂等方式  
以此驅逐至聖至真之神  
他們只是無法擺脫恐懼與鬱悶的影子  
因為恐懼與鬱悶的影子像孫子一樣  
緊緊抱住他們的雙腿不放

#### 四

巫師說：  
這個世界到處都是噪音雜聲

比如鳥聲，風聲，雨聲，雷聲  
和江河奔流之聲……

我根據先知的法門  
把胡同裏所有的門窗都關閉上了  
連一絲陽光也不讓它透泄進來  
請大家現在認真聽著！  
我們必須在靈魂深處鬧革命  
狠殺私字一閃念！  
我所說的話就是來自天神的福音  
我給大家灌頂，點眼，洗禮  
我用最溫柔的手指觸摸大家的生命

#### 五

門徒們無條件接受了巫師的撫慰  
覺得這樣的撫慰具有意外的靈驗  
門徒們從頭頂一直到腳跟都順服了  
在胡同中溫柔成一條條蚯蚓  
他們放下頂天立地之姿  
放下窮究天地之心  
放下喜怒哀樂之情  
遵守巫師的教導必須放棄一切

#### 六

誰知道門徒著手放棄一切之時  
正是巫師乘機強暴之日  
門徒向巫師  
祭獻了虔誠  
祭獻了貞操  
祭獻了財富  
祭獻了思想  
門徒遭受最深入的強暴之後  
巫師內心發笑  
門徒的身心同時懷上一種怪胎  
誰也說不清這怪胎的名字  
那麼叫它“麻木，冷漠，殘酷”罷了  
門徒們最後死於怪胎難產的床褥上  
吐不出聲嘶力竭的呼喊

悼念那年遇難在七月天的摯友

目睹熟悉得可熟悉的背影  
撐著那把淡藍碎花的傘  
一模樣地  
沾濕的髮絲紮著布蝴蝶  
且無聊卻踢著一地雨聲  
乍現眼前  
莫名不可克制的衝動  
真真?? 假假??  
抑或是我滿眶洶湧的熱血  
珍藏了你的容顏  
夢想?? 幻覺??  
抑或是你巧妙的易容術  
扣緊住我忐忑的心窩

追憶嚼碎了心事千萬遍  
即時之間  
擦肩而過  
驚愕地喊出一張年輕的臉  
惟有雨才知道  
二十九年後豈能是個俏姑娘  
是你呢??

寄自越南 2004 年七月

#### 七

這條胡同無形無像無可捉摸  
真是一條不可思議的道路！  
聖人畢生用生命疏通它  
好讓萬物的本性自然流露  
巫師採用最隱秘的手法阻塞它  
然後像帝國的暴君那樣  
握緊可以扭曲萬物的權力

2004 年寄自澳洲

## ■依雯 二十九年後

# 女人的小說

◎瑪格麗特·艾迪烏得 作 ◎秀陶 譯

一、  
男人小說都是講男人的。女人的小說也都是講男人的，只是觀點不同。你可以有一部小說，男人的，內中除了女房東及馬而外沒有女性，但沒有一部女人的小說中沒有男人。有時候男人也放幾個女人在他們的小說中，但總是遺漏一些零件，或是頭或是手。女人的小說中也遺漏男人的零件，要不是肚臍到膝蓋的部份，就是他的幽默感。斗蓬下面或者大風中或者荒地上是很難有幽默感的。

女人通常不寫讓男人感興趣的小說，但男人卻是出了名的會寫女人喜歡的小說。有人覺得這很奇怪。

二、  
我喜歡的小說中女主角的衣服會瑟瑟地偷偷地擦著她的胸部。或者她的胸部瑟瑟地偷偷地擦著她的衣服；不管怎樣一定要有漂亮的衣服，有點胸部，有點瑟瑟的摩擦，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要偷偷地。偷偷地在一切之上。就像霧像毒氣一樣。裡面的一切都朦朧不清。幽暗粉紅的一瞥，呼吸的聲音，綢緞滑落下地，這些都暗示什麼？我才不管哩！

三、  
男人喜歡男主角又強又硬；對男人強，對女人硬。有時男主角也會對女人軟，那當然不好，是錯的。女

人不喜歡女主角又強又硬，而要她們又強又軟。這樣當然會引起語言上的困難。上次我就見到男性橫行霸道，只說單音節，但很快就被那小嘴的多音節像八爪章魚樣纏住而沉沒，而後以蜘蛛的游絲一樣的細聲說“親愛的，親愛的。”

四、  
男人的小說總是寫怎樣爭權，殺戮以及勝利等等。女人的小說也是一樣，只不過手法不同。男人的小說中，得到女人或是隨同權力之得到而來。那是一種額外的獎賞而非手段。女人的小說中妳要得到權力先得弄到男人。男人就是權力。光只有性還不行，妳非得有他的愛才行，妳以為那些波斯地氈上，穿著大襯裙下跪是在攪什麼呢？就算什麼也沒有，至少口頭上說說“愛”才行。好了妳可以站起來了。並沒有要了妳的命，是吧！

五、  
我不想再讀那些悽慘的玩意了。也不要那些粗暴而撼人之類。結尾處再不要葬禮。中段時可以有一點。如果一定要死亡，就應該也來點復活，最少也該來個天堂什麼的，也好讓我們知道身置何處。抑鬱同邈遠是給那些二十五歲以下的人看的，他們受得了，甚至於喜歡那個調調，因為他們剩下的日子還長。

而真實生活是有害的，把持在手中太久臉上會起疙瘩，意志變得薄弱，眼會瞎。我要有保證的歡樂，週遭全是愉悅，全是呵護。或者新娘來了，全是聰明而又不聰明過度的。一般的牙齒及膽識，兩個奶子一樣大小，而臉毛也不過多，完全信得過她知道繃帶放在何處。能把那個可能成為浪子同兇手的男主角化成一個整潔的鄉間紳士，指甲乾淨，言語得體。把“常常”說成“永遠”。不用“永遠”兩個字結束的作品我已經不愛讀了。這，沒有商量的餘地。

六、  
有人以為女人的小說中完全沒有政治。也有人以為裡面全是關係。有人以為裡面全是醫院開刀那一套。也有人以為裡面總不會有我們這個興奮的世代的全景。至於我，我只要那種就算隨手留在桌上也不必耽心讓孩子看到的那種。你如果認為這不重要你就錯了。

七、  
“她有著那野鳥樣驚愕的雙眼”這就是會令我發狂的句子，我巴不得自己能夠輕輕巧巧地寫出這樣的句子，也巴不得能輕輕巧巧地讀這樣的句子。我覺得只要我能作到這兩件簡單的事，我就能舒服地了度餘生。（舒服得就像一粒珍珠包在天

鵝絨中一樣。)

“她有著野鳥樣驚愕的雙眼”呵！那種鳥呢？一隻尖叫的貓頭鷹，或者一隻杜鵑麼？兩者當然不同。我們甚至不必拘泥於想像。看到一隻羚羊的身體不免就會想到肚內的寄生蟲，動物園及氣味等等。

“她有野獸樣凶猛的眼神”我讀到。我厭惡地放下了那書，姆指仍夾在那興奮的一刻之間。他的雙臂快把她壓扁了，他那又熱又硬又需索的嘴壓在她的嘴上，她的雙乳擠出了她的衣領，但我無法集中精神唸下去，隱喻牽著我的鼻子把我領進了迷魂陣。突然間伊甸園就躺在我面前，刺蝟，黃鼠狼，野豬，以及臭鼬它們凶猛的眼神中又惡毒又溫柔，又魯鈍又髒又狡猾，痛苦萬狀。看到這些散漫的夠不到的顫抖，一隻黑翅的蝴蝶被黏在一隻過熟的桃子上，吃又吃不下，掙又掙不開。“那種鳥呢？”我向著毫無反應的天空喃喃。“那種鳥呢？”

譯後：

Margaret Atwood (1939-)，加拿大女詩人，也寫小說。散文詩集有 *Murder In The Dark* (1983)，*Good Bones* (1992)。曾任 1989 年“美國最佳短篇小說”之客座編輯，現居加拿大之多倫多。

此詩對通俗的小說可說是極力的諷刺，讀來頗過癮，雖然長了一點但不枯燥。

譯自 2003 年“*Good American Prose Poems*”。編輯者 David Lehman。Scribner Poetry 出版。

## 我走在崇山峻嶺之間……

◎屠格涅夫 作  
◎陳殿興 譯

那時我走在崇山峻嶺之間，  
沿著亮麗的流水，平曠的河岸……  
映入眼簾的美景，  
都在向我說著一件事情：  
我得到了愛情，得到了愛情！  
我把別的都忘得乾乾淨淨！

頭上的天空光亮明淨，  
樹葉在低語，小鳥在歌唱……  
朵朵白雲在戲耍著，  
快活地飛向什麼地方……  
周圍一切都發著幸福氣息，  
而我已經感到幸福已極。

我像漂浮在寬闊的波浪上，  
那波浪寬闊得像海浪一樣！  
我的心裡一片寧靜，  
超出了歡樂和憂傷……  
我幾乎要忘掉了自己：  
全世界都是屬於我的！

為什麼我那時沒有幸福地死去？  
為什麼後來我倆的生活要繼續？  
歲來歲往……年復一年——  
歲月流逝，沒有哪一天  
比得上那時甜美歡暢，  
勝過那充滿傻氣的幸福時光。

1978 年 11 月

■北塔 Bei Ta

## 岸

此刻的水  
不是千年前的水  
甚至不是前一刻的水

千年之前，這裏  
也許根本就沒有水

不管水有沒有  
不管水流不流  
不管你叫不叫岸  
你總是站在這裏

以風中的蘆葦自彈自唱  
讓體內的根鬚四處延伸

## Bank

The water of this moment  
Is not the water of a thousand of  
years ago  
Even not the water of a moment ago

A thousand of years ago, here  
There might be no water at all

Whether there is water or not  
Whether the water is flowing or not  
Whether you are called “bank” or not  
You are always standing here

For yourself playing and singing with  
the reeds in the wind  
And let the roots inside your body  
extend in all directions

2004 年寄自北京

閱 讀 Reading

總在火車上

Always on the Train

這是當鸛返回的春天。  
它們自樓頂騰起。  
在性急的冬日下午  
你躺在床上  
一本圖書館的書貼近你的臉，  
你的身體在單人床上，  
而鸛騰起  
伴一陣床扉抬起的聲響。  
不看你你也知道  
一個雇工女孩  
正傾身探出在柔柔的戶外空氣裏。  
從綠色的木柴  
慢慢盤旋起一縷煙，  
反射在她的雙眼。  
她移步走下門外臺階  
驅趕家禽心不在焉。  
鸛正站著樓頂上。  
女孩把手裹在圍裙裏面。  
小小的黃花  
已叢生於雜亂的  
草叢之間。  
她張嘴傾聽什麼  
你聽不見。  
你的身體熟睡。  
她微笑著。  
她不知正有一對騎兵在一條  
泥濘有車轍的路上行進而來，  
而有頭腦的人就像搜索者  
正沿著書頁踩著他們的  
長筒皮靴。

寫關於寫詩的詩  
就像在德克薩斯碾壓大包乾草。  
沒什麼能停止你除了地平線。  
但考慮金屬垃圾的鐵路邊緣；  
鳥兒棲息處，幾英哩的電話線。  
什麼無辜 像吃草的牛一般？  
如你想著它，它就變成片語隻言。

垃圾多麼快樂；飛起  
像蝗蟲在收割機前。  
塵土魔鬼將它向上旋轉；  
古銅色的糖果封皮，  
清潔的塑膠方形窗子在一個  
空氣房子上面。

在雜草叢生的去年的蓆子邊緣下  
紅色和銀色的啤酒罐。  
一片片被吹過每個地方，  
飄飛的紙狂歡  
而群鳥構成黑色高拋的圖案。

◎王常新

收到紀弦老所贈他與夫人胡明在九十壽宴上的合照和他的第十一部編年自選詩《宇宙詩鈔》，喜出望外。有感於他所創造的詩壇佳話和婚姻佳話，我便寫下這篇小文，謹表賀忱。

《紀弦回憶錄》第一部中，我們知道紀老寫於1929年的處女作，就是寫給他太座胡明的情詩。詩曰：“此時夜正深，何處是我魂？魂已遙飛去，常隨我愛人。”從這首詩，我們可以看出他對太座真的是“一往情深”，也知道他老的寫詩是和新戀同時開始的。從此紀老“從小寫詩寫到老”，直到“月岩婚”（紀老結婚七十週年，自創“月岩婚”一詞）後，他還寫了〈老伴頌〉：

守著老伴守著她  
守著老伴守著她  
她管我就像管小孩子一樣  
她喂我就像喂一條狗似的  
人家說少年夫妻老來伴  
是的你叫我怎能沒有她  
守著老伴守著她  
守著老伴守著她  
有時兩個人吵架很不高興  
只要我讓她一步就沒事啦  
如今她老是老了一點兒  
在我的眼中還像一朵花

這首詩在形式上的兩句一對，讓我們感到“守著老伴守著她”——兩位老人在促膝談心似的，而“在我的眼中還像一朵花”，更讓我們體會到他對老伴的“一往情深”。

唐代的衡州判官郭受稱讚杜甫“新詩海內流傳遍”，潭州的韋迢則稱讚杜甫“大名詩獨步”，我認為把這兩句讚語加到紀弦老人頭上，也是十分恰切的。

紀老此前已出版十部詩集，四部詩選，三部詩論，而他的一生分為三個時期：大陸時期、台灣時期和美西時期，有這樣豐富的人生經歷，又寫出了上千首膾炙人口的好詩，這棵“詩壇上的常青樹”（張默語）已經在詩壇馳騁了七十餘年，還要繼續寫下去。這些條件加起來，我看怎麼稱

讚詩人都不會過份的。

1995年我在美國《新大陸詩刊》第29期上，為紀弦的《半島之歌》寫了一篇讀後感，題曰：〈對於全宇宙的熱愛與狂想〉。其中有這樣的一段：

只是我理解的宇宙，並不是如紀弦所說的僅限於天文學的範疇，而是包括了生活於宇宙之中的人類的。下面就根據這一認識談讀紀弦詩作的感想。

現在拜讀了《宇宙詩鈔》，我還是想根據上述認識來談點體會。

作為一個中國人，紀弦是愛祖國的大好河山和悠久的傳統文化的。在〈詩到人不到〉中，他歌頌道：

華夏文化之高高如山；  
象形文字之美美如水。  
甲天下的山啊，我向你致敬；  
甲天下的水啊，我向你致敬。

但是作為具體的詩內容，他是寫得較少的。這是因為：“我已不止是一個中國人，……而已成為一名宇宙公民了。”（〈宇宙公民〉）“我的人間籍貫：中國江蘇揚州瘦西湖畔；我的天上籍貫：來自銀河系的宇宙公民。”（〈詩人們的籍貫〉）。

既是宇宙公民，紀弦便馳騁他天馬行空的想像，寫出水星被太陽吸入而化為烏有，然後是沒有所謂的太陽系、銀河系、全宇宙了（〈致水星〉）。他還可以飛到木星上去玩玩，可以飛出太陽系，站在銀河邊上看渦狀的仙女座大星雲，可以飛往宇宙中心，去赴諸神之邀宴（〈關於飛〉）。他在另一銀河系之另一太陽系之另一行星上，可以看到許多ET女子，“有的獨眼，／有的長鼻，／有的生兩對乳房，／也有的用三條腿爬行，／而都是矮矮的，和我的手杖一般高。”他進入四度空間，“親眼看見耶穌被釘上十字架”，“親眼看見孔子用拐杖打人”（〈四度空間之夢〉）。他還想像著億兆年後，地球上的人類“則已進化到天使一般／長出一對翅膀來了”（〈圓與橢圓〉）——呈詩人陳漢平

））。一位九十歲的老人，文思依然泉湧，真是匪夷所思。

雖然是宇宙公民，卻並不是“不感無情”的。在《第十詩集》“題材決定手法”中，詩人自述：“我總是悲天憫人的：悲人類，悲地球，悲太陽系，悲全宇宙。”於是我們看到詩人借螻蛄之口批評人類“嗜血，好戰，自相殘殺，／教上帝瞧著心裡難過”（〈螻蛄恐龍與人類〉）；看到他對惡人的仇恨：“我對人人微笑並給以祝福，／除了那些強盜、毒販和人妖。”（〈關於笑〉）紀弦希望人類皈依於上帝：“愛而不恨，公而忘私，行善而不作惡，／並尤其是，不要戰爭，不再流血，／不再自相殘殺，不再讓祂生氣（〈黑洞論〉）。他追求的理想是：“全世界全人類／手拉手，唱著歌，跳／屬於春天的圓舞。”（〈跳出陰影〉）“不再有戰爭，不再有血腥味，／這裡那裡到處都是烤肉和酒香，／人們手牽著手唱世界大同歌，快快樂樂地跳圓舞”（〈祝福新世紀〉）。紀弦以儒家的理想社會為理想，不僅祝福我們的全體同胞，兩岸三地的“龍的傳人”，還祝福所有的非我族類，白人、黑人、紅人、橙人，進而祝福藍色的地球、太陽系和銀河系，他的胸懷是多麼寬廣啊！

當然，《宇宙詩鈔》中的宇宙詩較多、較好，並不能說明紀弦其他題材的詩寫得不多也不好。在〈自序〉中，詩人指出：“我的題材是多種多樣的，我的手法是千變萬化的”。這是符合事實的結論。

〈感謝主〉表現詩人對上帝的敬愛，自己知足常樂的心態，呼告語的反覆運用，情真意厚。〈“酒鬼”頌〉寫飲酒後的感覺：“非常之強有力地闖進來；／過了一會兒，漸漸漸漸地，／就變得很溫柔的了。”精細入微。〈早安天堂鳥花〉物我一體，“無論環境如何惡劣，命運如何不幸；／不知多少回了，在這個世途上，／跌斜了，站起來，拍拍身上的灰塵，／吹著口哨，再向前走，／管他媽的毀譽褒貶，冷暖炎涼。”表現出詩人的堅韌頑強。〈滴血者〉以整齊的詩行、排比和重覆的句式，寫出“

滴著滴著我的血／滴著滴著我的血／凡我所過處／一滴一盞燈”。表現出詩人為詩嘔心瀝血以及對所獲成就的自許。〈無人地帶〉寫：“想當年，脫光了，／躺在濃蔭下想詩，／一面飲著當歸酒，／那些日子，多美呀！”發自肺腑的感嘆表現出詩人坦蕩的情懷，讓我們想到魏晉時“竹林七賢”的風範。〈四度空間之夢〉敘述了一個有完整情節的故事，詩人前見古人，後見來者，讓我們讀後也要驚呼：“好奇怪啊，這世界！”〈李有財正傳〉有如一部諷刺短劇，有時間和場景的轉換，最後幾行是這樣排列的：

回答是：  
對不起。  
你的文化層次  
實在是太低，太低了！

詩的建行採用降四格的方式，突出了“太低”。而三十年代的〈月光曲〉詩人修改成：

升起於鍵盤上的  
月亮，做了暗室裡的  
燈。

詩人教“月亮”和“燈”都上升，從而大放光明。

紀弦在〈創造論〉中吟道：

故說，詩人啊，  
當你君臨你的詩天下，  
去從事於種種草蕪與創新，  
把壞的都變好，  
把醜的都變美，  
而且改變萬有之位置與形象，  
交換其性能與價值，  
重組一切感覺與經驗，  
使成為一全新的體系與秩序，  
那就等價於上帝的創世了。

我感覺詩人從〈狼的獨步〉開始，就已經是這樣的一位創造者了！

2004年6月5日



# 而今天的雨特別 California

◎ 塞遙

## ——讀陳銘華的《我的複製品》

兩年前陳銘華先生寄來他的《河傳》與《春天的遊戲》兩本早期作品，而我只收到一同寄來的一封信，詩冊不翼而飛。儘管平常也可以在網絡上對陳銘華的早期詩藝作走馬看花式的狼吞虎咽，可總不如一冊在手的那般淋漓盡致。而既然沒收到，也就不好意思再去信索要了，甚為遺憾。

前些天有幸又收到陳銘華先生寄來的散文詩集《天梯》以及新出版的詩集《我的複製品》。乘著最近出差 Florida，在飛機上我讀完了《我的複製品》。此詩集收集了陳銘華近期的 76 首小詩，共分三輯：一、我的複製品；二、虛擬記憶庫；三、空間剪貼。題材廣泛涉及了哲思抒情、科技奇想、旅行遊記等，絕大部份詩體在十行以內，可謂玲瓏剔透。就以《我的複製品》作為視角，綜觀陳銘華詩藝可為：表現手法多變，意象統一準確，題材多樣，韻味深刻，且時以其獨特的詼諧反諷體現了生活趣味與社會現象。

詩人寫於南京的〈秦淮河五行〉：

烏衣巷口毛澤東題了一首劉禹錫的詩  
從巷這頭行到巷那頭撞見李香君故居  
朱雀橋邊麥當勞和肯德基笑得很曖昧  
小船繞過狀元樓專治性病的大字廣告  
夜泊的酒家赫然就在夫子廟出口一隅

後現代的景象及事件羅列手法，平敘整齊，看似是一首簡單的寫景詩，卻交集古今中外的政治、文化與現實情景於一體而形成一個頗具震撼力且帶濃重的反諷色彩之有機組合，堪稱一絕。本冊第三輯“空間剪貼”中的遊記詩〈小雁塔清談〉第一段：“初識楊花／楊花沾人衣／石凳坐過唐宋／如今坐著——／南嫫 沈奇 秦巴子 伊沙／我以及一棵什麼樹／以及樹下的鳥糞”，面對浩瀚的歷史，人的一生如過眼雲煙，從“初識楊花／楊花沾人衣”到“坐過唐宋”

的石凳神奇地並列坐“南嫫 沈奇 秦巴子 伊沙 我 樹 鳥糞”，沒有悲嘆人生苦短，卻以莊子齊物哲思幽了歷史一默。第二段“塔頂無雁”孤零零一行，令人頓生茫然之感。同輯的旅行詩還有〈大連三章〉、〈海口三行〉、〈天涯海角〉等等，陳銘華總能在旅行詩裡展現了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鞭擊黑暗面。而另有幾首遊記詩如〈俑〉、〈西安歷史博物館〉、〈大峽谷〉等則是對人類歷史形成的沉思與反省。

我俯身向漸熄的火  
歷史原來是這樣煉成的  
——〈俑〉

這種沉痛與感慨，也同時展現詩人對於苦難歷史的悲憫情懷。而這種情懷也反映在其它如〈後遺症〉、〈舊雨〉、〈給阿富汗〉、〈總統文告〉等幾首反戰詩上。

但總有那麼一滴留在戰後……  
餘燼裡不肯乾的淚……  
——〈舊雨〉

戰爭給人類帶來的苦難是永遠無法遺忘的呵！

沒有身軀但不斷衝刺  
沒有頭顱但不停思想  
以唯一剩下的  
堅挺的陽具  
——〈後遺症〉

深刻且不可思議！這便是戰爭給人類留下的“後遺症”。人類的相互戮殺竟呈慣性。

詩人的某些作品如〈複製樹〉：

在椰樹下曬太陽  
葉隙間乍晴乍雨

在數碼相機和細碎話語中  
悠悠醒來  
我赫然也長出  
多舌叉的枝葉來了

以及〈靜夜思〉：

烏龍蒼白  
寂靜喧嘩  
有一個人  
自黑暗中  
長出

望著我  
望著我  
貓昨夜叫過  
櫻花就要開了

等數首近乎靈視的感官經驗，訴意境於內觀的直覺，頗具趣味。特別是作為詩集題目的〈我的複製品〉：

石榴排排坐  
在石階上  
麻雀啄著我的影子  
開始時有點痛 漸漸  
石  
破

天  
崩  
風一塊花一塊  
雪一塊月一塊  
兒一塊女一塊  
妻一塊小情人一塊  
還有補天不能  
匍地難甘的幾塊  
悻悻然飛返枝頭  
努力地再扮演自己

以超現實主義手法具象地展現了詩人面對現實生活所體現出來的調侃詼諧的樂觀精神與生活情趣，可以再三玩味。

抒情在本冊中佔頗大的比例，應是陳銘華詩藝的重要構成部份。〈小路〉與〈去年桃花〉更是語盡意遠，情節迷離，深具宋人詩詞的意境。在第二輯裡的〈你〉：

夢裡的世界碎成瓷片  
藍的黑的黃的噹啷亂響  
我要的是插入掌中的一片  
欲飛之  
白

夢幻的距離外，個人的情感經驗之強烈，頗有洛夫超現實時期之風格。而下一首的〈別〉：

眉筆和唇膏  
猶能理出一張臉來麼

而今天的雨特別 California  
你還要回了  
所有的吻

適當的表現跨度產生了不可或缺的美感距離。第三行的“而今天的雨特別 California”以純淨詩的語言點出特殊空間下淡淡的詩情別意，尤其傳神。還有一首不能不提的〈樹〉：

在一起二千年  
風雨收藏得更深  
如果左邊嘻嘻的一棵是我  
右邊倔強的一棵便是妻了  
手牽不牽有什麼所謂  
專家說  
我們能再活一千年

夫妻情深，令人感動。這不就是“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的最佳現代版嗎？另一首六行抒情小詩〈玉〉：

如果誰是那塊石頭就好了  
不必再作俯仰天地的姿態

冬暖夏涼 軟肉溫香  
日日安詳地聆聽  
你若有若無的  
心事

以玉的特質暗喻情愛，質感透徹細緻。三行小詩〈流星雨〉：

我的火箭要回航了  
你的輕羅小扇撲得  
幾隻流螢？

想像輕快，奇妙地將現代與古典揉合在一起，比喻新奇大膽。而另一首佳作〈登山記〉：

山越來越重  
死亡一步比一步輕  
噫 一朵雲  
只要抓住她的衣角  
我就飛起來了

想像更是匪夷所思，令人驚嘆！

其它主題的還有第一輯的〈唯物論〉則帶有濃重的莊周哲思背景。廣告詩也是詩人時常熱衷嘗試的題材，本集中則有〈啤酒廣告〉一首。

當然，這本詩集中也有個別作品或詩句存在缺憾。有些可能是實驗性作品涉及個人感觀經驗，所選用的中介意象比較主觀，可能會造成某種程度的共鳴困難。但這並不影響陳銘華詩藝的整體成就。

寫到這裡，窗外的黃昏無端掀起一陣南部驟雨。高高的棕櫚樹搖動起來。遠處，一隻水鳥正急速自遼闊中突圍……

透過朦朧的暮色，我啞然笑了——而今晚的雨將特別 California……

2004年5月於奧藍多

我國是泱泱詩大國，但在目前繁榮的出版領域卻受到冷落，少見的詩讀本甚至中小學語文教材，其選目也因為缺乏對優秀新人新作的關注而顯得陳舊不堪，對繁榮我國詩創作和提高大眾的文學欣賞水平十分不利，已引起有識之士的批評。最近在北京大學的一間咖啡館，就詩出版及編選研究等問題，記者同熱心致力於詩研究和出版的詩評家譚五昌先生進行了訪談。

記者：在繁榮的書市上，唯獨詩出版物是難得一見的“少數民族”了，而你對編詩讀物情有獨鍾，成為國內少有的現象，你怎麼解釋自己所做的這項工作？

譚五昌：的確如你所言，在當今繁榮的書市上，詩出版物已成難得一見的“稀罕之物”或“少數民族”。詩出版物在國內圖書市場的“邊緣”地位已是不爭的事實。這個現象很早就引起了我的深切關注。在當下的圖書市場，大量的具有商業炒作價值的圖書佔據了“主流”地位，吸引了大眾的目光，煽動並迎合了他們的消費慾望，而這反過來又刺激了此類具商業文化性質的圖書的“擴大再生產”，形成了一套“文化生產”的社會機制。從“文化定性”的角度來看，在當今市面上流行或暢銷的書籍大多數屬於“大眾文化產品”的範圍與行列，是一種“快餐式”的“文化讀本”。它們要麼滿足了大眾讀者的某種“窺視癖”，要麼滿足了大眾讀者“尋寶”、“獲美”這樣具有強烈功利目的與色彩的“文化幻想”。總之，這種出版與“閱讀現狀”如果無限延伸的話，必將導致整個社會成員精神狀況“庸俗化”的出現與加劇趨勢。

在這裡，我並無全然或者簡單否定“大眾文化”讀物的意思，我只是認為不能出現“一邊倒”的局面，在品種豐富的圖書市場上，品味純正的文學與藝術類書籍也應給予一席之地。只有這樣才能有效維持圖書出版結構上的合理與“平衡”，也只有這樣才能有效維持整個社會成員知識結構、精神結構的合理與“平衡”，或者用一句馬克思主義的話來表述，讓每個社會成員成為一個全面發展的人。而詩作為傳統意義上一種最高級的文學藝術形式，對於民族精神的表現與傳承無疑是不能被其他東西所取代的。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真正意義上的詩人都被視為民族精神或民族形象的代言人。因此有人認為，一個不需要詩人和詩的民族是一個悲哀的民族，因為詩人在此扮演了凸現與維護民族精神與民族文化尊嚴的光榮角色。出於上述認識，這幾年我便集中精力選編中國現當代詩人的優秀詩作品集子，意在給大眾讀者推出幾道品味高雅的“文化大餐”，喚起大眾對中國現當代詩人所代表的文化價值與精神價值的高度重視，也由此重新建立中國現當代詩人的良好形象。

記者：請介紹一下你在詩出版方面的成果，有什麼特點？最有影響的是哪幾本書？你對你的閱讀對象怎樣“定位”？

譚五昌：自 1999 年迄今為止，由我本人獨立選編並出版的詩集有《中國新詩 300 首》、《海子詩作精品賞析》、《2002 年大學生最佳詩歌》，與他人合作選編與出版的詩集有《詞語的盛宴——中國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生詩人作品精選》、《百年中國兒童詩選》等。上述出版的詩集幾乎均為大型的詩選本，薈萃了現當代有影響力的詩人的精品力作，以規模大、檔次高為其主要特色。

由於個別詩選本剛出版不久，尚未獲得明確的信息反饋，所以不好作“自我評估”。就目前而論，我所主編的詩讀本影響最大的當數《中國新詩 300 首》、《詞語的盛宴——中國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生詩人作品精選》以及《海子詩作精品賞析》。尤其是我主編的《中國新詩 300 首》，由於是一部全面總結 20 世紀中國新詩創作最高成就的“經典”性大型詩選本，問世以後反響強烈，不僅引起了詩行家們的重視與關注，也受到了詩愛好者的普遍好評。而且，《中國新詩 300 首》一書在海外也產生了影響。比如，荷蘭萊頓大學圖書館將此書收藏，香港的大、中學將此書中的許多作品作為詩教材……由此可見《中國新詩 300 首》一書所具有的影響力。

關於閱讀對象或讀者的“定位”問題，我的思路可以說一直是比較明確的。我把中等文化程度以上且具有一些基本詩藝術素養的人群作為自己的“讀者群”，具體一點說，我是以高中生、大學生、研究生等“青年學生群體”，以及詩人、詩研究者等“專業讀者”作為自己的“核心”讀者群體，從而帶動、影響或培養其他人群對於詩的閱讀興趣。我意圖通過這樣的讀者“定位”，努力解決詩教育中的“普及與提高”這一任務艱巨的“現實難題”。

記者：你認為當前的詩讀物出版和相關研究存在什麼問題及障礙？

譚五昌：關於當前的詩讀物出版，我個人認為存在兩個主要問題：第一個是許多選編者對於讀者的“定位”把握不準，或者說缺乏明確的選編目的。不少選編者心目中並無面目比較清晰的讀者

群體，選編起作品來便帶有較大的隨意性和“盲目性”，最終可能變成了一種“大雜燴”式的東西，使自己的選本變得毫無特色。深究起來，這與選編者本人對於某一讀者群體的閱讀趣味及藝術修養等情況缺乏基本的了解有關。比如說吧，某位編輯者原來想編一本適合中學生閱讀的詩讀本，但編出來後可能既不讓中學生接受，也不讓小學生或大學生喜歡，沒有某個“讀者階層”去認同它，這是讓人苦惱的事情。第二個問題是出版界對於詩讀物的出版往往重視不夠，具體的表現便是對於詩讀物的出版在宣傳方面“用力不夠”，潛意識中可能把出版詩讀物當成某種“出版義務”，從內心講可能並不十分樂意去做這種事情，媒體在這方面的表現與出版界構成某種“呼應”關係。對比一下出版界與媒體對於一些具有商業性“煽情”效果的小說與紀實類作品的“宣傳”熱情，情況就變得“不言而喻”了。

至於詩出版物的相關研究，情形也是不容樂觀。這首先與詩讀物出版在出版界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有關，加上從當下的社會文化環境來看，人們對於詩讀物的閱讀興趣普遍比較淡薄。我以為只有詩讀物出版受到人們應有的重視時，與之相關的研究才會出現一種相應良好的局面。

記者：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當出版社對詩的正式出版缺乏熱情時，民間的詩報刊和自費詩集卻表現得紅紅火火。那麼，對於當前的詩出版和交流，你有什麼建議？你認為詩與大眾閱讀保持一種怎樣的關係才能更有利於中國詩的生存和發展？

譚五昌：不錯，目前詩讀物的出版確實存在這麼一種有趣的現象，一“冷”一“熱”形成了鮮明對比。“冷”在出版界對正式出版詩讀本的“冷淡”態度，“熱”則是所謂“民間”詩人們自費出版各類詩讀本的“熱鬧”局面。後者的“熱”更反襯出前者的“冷”。這之間存在一種“不平衡”的關係。不過，“民間”詩人們編輯與出版各種詩刊、詩集在內部交流方面做得比較好，基本上形成了一種良性互動的關係。不過它們之間的內部交流大多僅限於圈子裡，沒能進一步擴展到直接與國外同行進行

詩文化的交流。在這一方面，由幾位重慶詩人編的一份國際漢語民間詩刊有出色的表現，它同時採用外語（英語）和漢語發表或譯介本國及外國詩人的作品，已經在西方詩界產生了影響。從這一角度看來，由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各類詩讀物也很少被翻譯成外國語，達到與外國詩人及讀者進行“共時”交流的效果，而這也與我國優秀詩翻譯人才的“短缺”狀況有關，這種局面亟待改善。

詩與大眾閱讀保持一種怎樣的關係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但恰恰是老生常談證明了這個問題“歷久彌新”的“現實性”與“重要性”。在我看來，詩人應和大眾讀者保持一種平等的“對話”與交流關係，至少不能擺出一種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姿態，而一味以高深、晦澀的詩作品有意拉開與大眾讀者的心理距離，造成大眾讀者對於當代詩的深刻隔膜與疏離感。當然，也不能有意迎合大眾讀者低級的閱讀心理和文化趣味，導致詩及詩人尊嚴的喪失，現在有些正式或非正式出版的詩讀本就存在這種傾向。這就要求詩人及詩選家正確擺好詩與大眾讀者之間的位置。我認為，當代詩人們應調整好自己的心態，自覺以態度嚴肅且具藝術品位的詩作品達到與大眾讀者的心靈溝通，進而產生認同感，先在“普及”的基礎上做好“提高”或提昇大眾讀者的詩藝術鑒賞水平的工作。惟有如此，中國當代詩的生存與發展才能獲得一個穩固的基礎，詩創作與詩出版的“同步”繁榮局面才有望出現。

譚五昌，江西永新人。詩評論家。1994 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現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攻讀當代文學博士學位。在《大家》、《南方文壇》、《山花》、《詩探索》等國內刊物發表文學評論數十篇。編著有《中國新詩 300 首》、《海子詩作精品賞析》、《詞語的盛宴——中國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生詩人作品精選》（合編）、《秩序的生長——後朦朧詩文化詩學研究》（合著）、《2002 年大學生最佳詩歌》、《2001 年大學生最佳散文》（合編）、《語文大視野·高三卷》（合編）、《百年中國兒童詩選》（合編）、《譚五昌的詩》等十餘種。

# 四月最是殘忍的月份

◎向明

——認識艾略特和他的〈荒原〉

四月最是殘忍的月份，滋潤着  
紫丁香生長在死地，摻和着  
回憶與情慾，激盪着  
木笨的根以春雨。  
使我們暖和的冬日，覆蓋着大地  
以遺忘的雪，餵養着  
一個小生命以乾癟的球根

上面這七行詩是艾略特名詩〈荒原〉第一段“死葬”中最前面的幾句，也是所有論述〈荒原〉一詩最常見的幾句。〈荒原〉原稿完成為八百多行，送往他的老師龐德修正時，被刪去了一半，成了現在看到的四百三十四行。龐德的下手雖然這麼殘酷，但艾略特卻心服口服，特別在〈荒原〉的前面題記：“獻給艾茲拉·龐德／一位高人一等的工匠”。此句原出自但丁的神曲，在義大利文中“工匠”與“詩人”同義，是在表達對龐德的感激與謝忱。艾略特曾於一九四八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哈佛大學文學士，在哈佛時影響他最深的是哲學家兼詩人喬治·桑塔耶那，及評論家艾文·白璧德。

〈荒原〉一詩計分五段，分別是一、“死葬”，描述現代人的精神死亡，且復活無望。二、“棋戲”，寫男女性觀念的墮落和反常。三、“火誠”，指人的一切慾望皆為焚身之火。四、“溺死”認為水可造成毀滅，也可因此淨化。五、“雷語”，係在敘述人的存在意義的再發現乃靠不斷回憶原始情境去求得啓示。整首詩的主旨乃在將古代生活的文采風流和近代生活的空虛無聊作一強烈的對比，以象徵人在缺乏精神修為和日益工業化的社會病態下，將淪入萬劫不復之境。此詩係一九二一年艾氏三十三歲時在瑞士渡假三個月時所完成，這首詩中所預見的現象證之當今人類對高貴精神文明的唾棄，甚至已達欺宗滅祖的地步、縱慾於低俗的物質文明而不自覺，生態的危機，自然的浩劫，在在都證明艾略特早有先見之明，不愧為二十世紀詩壇巨匠。

〈荒原〉係於一九二三年十日由英國

《標準》雜誌初次刊出。一九二五年收入他的詩集《Poems 1905-1925》。此詩之出版曾對一次世界大戰後新生代的作家帶來立即而又強勁的衝擊，像喬艾斯、海明威等人的作品都有〈荒原〉的影子。艾略特在〈荒原〉一詩中動用了七種文字和三十五位名家的作品，從舊約聖經、梵文經典、味吉爾、聖奧古司丁、但丁、莎士比亞、密爾頓至波特萊爾的章句，以至流行的歌劇和澳洲軍歌也都一禮全收，予以巧手編織。在詩中我們既可領略到古典的餘韻，幾乎也可讀到毫無詩意的現代口語。真可謂之恢宏壯闊，猗歟盛哉。

然而〈荒原〉這種知性過強複雜拼湊的詩的結構並不易為大家所普遍接受，由於人們無法輕易從其中獲得明確的意義，一直到現在的新一世紀始終被人認為是一首最難懂的詩。早期有一位愛慕此詩的人曾經引用聖奧古司丁的名言來述說他讀〈荒原〉的印象。他說：“如果別人不問我，我明白其中意思。但如要我解釋，則我說不出。”詩人兼批評家溫德斯（Yvor Winters）則批評〈荒原〉的形式為“模仿的形式”，是以混亂的形式來模仿混亂的時代，他說艾略特詩的節律是跛行的，這正表示他精神上的跛行性。他還說，艾略特不能以形式來控制詩的材料，反而讓詩的形式屈服於詩的材料。從以上的兩種說法可知要進入艾略特的〈荒原〉，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實溫德斯的批評“精神上的跛行”也並非無的放矢。據說艾略特寫此詩時，正是他一生因工作過荷，婚姻不滿，物資奇缺而瀕於精神崩潰之時，他自己就說：“〈荒原〉於我個人是一種解脫，全然是對生命所作無關宏旨的不平之鳴，不過是一些有韻味的喃喃怨語而已。”

但是也有人認為〈荒原〉在現在讀來已不難懂，已故加州大學陳世驥教授即曾在他的文集裡兩度表示這種看法。他認為〈荒原〉在形式上“成就了一種新的語言”，因為內容上“已表現出唯有現代所有的情感與眼界”。並認為艾氏

在“有意識的應用傳統，活用傳統，而在新詩的發展史上完成其真正創造的貢獻。終而現在已成為一首人人傳誦，極其易懂的詩。”他並解釋所謂易懂“並非字句的意義變成易解，而是它形式所象徵的詩意，即其音節律度的示意作用，經過多少批評發現，久而被人接受與理解。”陳氏這一見解至少已是二十年前提出，但終究只是學者的觀點，一般的讀者要進入〈荒原〉一探究竟，仍然很難。雖然現在的〈荒原〉後面至少有一百多條註釋（宋穎豪教授中文譯本有一百二十五條，已譯妥近二十年，但未能出版），然對照讀來仍頗費力。

國人讀到艾略特的〈荒原〉可以追溯到抗戰末期，詩人馮至曾將此詩翻譯。旅美詩人葉維廉早年曾譯此長詩發表於《創世紀》詩刊，未有註解說明。旅美詩人杜國清亦曾譯此詩在《現代文學》二十八期發表，附有艾氏原註。因受〈荒原〉影響，模倣而寫詩的，當推已故的夏濟安教授，他有一首題名〈香港一九五〇〉的四十四行長詩，副標題即寫明是“仿 T · S Eliot 的 Waste Land。”據他在後記中說這首詩是藉模倣〈荒原〉來表現一般上海人在香港的苦悶心理。這首詩祇學到了〈荒原〉混亂的形式，內容比之更晦澀，想必是濟安先生年輕時的遊戲之作。

此詩首句“四月最是殘忍的月份”是艾氏改造英國詩之父喬叟的巨著《坎特百雷故事》序言的首節“*When the sweet showers of April follow March / Piercing the dryness to the root that parch*”，意為“四月的甘霖滋潤了三月枯竭的根鬚”，本應為一帶來大地復蘇的象徵，然在艾氏悲觀的心理下，卻成了最殘忍的時間、一種無望的痛苦回憶，這是詩人的心理偏差所致。據專門針對藝術家及詩人作精神研究的德國精神病理學家萊達說，精神異常比例最高的是詩人，高達百分之五十、超過一半（百分之五十五）的英國詩人有顯著的精神病史。艾略特原係美國米蘇里州聖路易城人，一九一五年與費文·海古小姐結婚，但不美滿，加深艾氏沉鬱的個性，一位評論家何爾說：“海古小姐是死靈魂投胎，就是要使艾略特性無能，使他受苦，使他寫詩。”一九二七年，艾略特歸化為英國子民。

一

健康的人才能寫出健康的詩，健康的藝術才能帶動健康的社會，健康的社會才有健康的人。我之如此說，社會人心確是不怎麼爽明了。

中性社會在灰色裡，也不見得就是和平無爭。我喜歡性別分明如色彩鮮朗的社會，毫無含混游離，果斷正直光影分明，才見形影不離，才有男歡女愛。

自然就是美，由於是美，必坦蕩蕩，必心地光明，離健康不遠。毫無病痛當然是不可能的。

二

情色詩如同春宮畫，並非是不健康，只是不宜於坦蕩蕩的公開，一如次文化的官能產物，也是一種垃圾的消費品，而且是個人的消費垃圾還不及次文化多數人的消費垃圾。

有的畫家清楚，不把春宮畫當作品提出來展覽，有的詩人不清楚，把情色詩當作品拿出來發表，一如公開自己的文字意淫。不可否認的，我偶爾也寫寫情色詩畫畫情色春宮畫，只不過是創作之外的自娛與休息，很少當作品拿出來展覽發表。有一個自我認知，不要自辱詩畫，也不能污蔑讀者與觀眾。

創作要對欣賞者比對自己更要負責。詩人與詩，自己不維護自己生命的美感與尊嚴，只得自討其辱了。

三

情慾是人性，造愛也是必須，這不過都是生物性的本能，有何詩畫藝術可言？一如吃睡工作休息的平常。創作的過程從生理的進入心理的，從肉體的進入精神的，才有所可欣賞的詩與畫的藝術完成。從生活裡來，而與生活有適當的距離之美可見可思。

男女脫的光光的在你面前造愛，實在很難看，這不是陽光下的新事，實在是陰溝洞裡的私事。你如何用文字轉換象徵，他先天就沒有什麼層次。除非是從情慾轉化成情操。

此前我曾多次散雜的談到生命的美感與尊嚴，創作除此以外，還有什麼？人類的生命活力來自情慾，創作決不是為

情慾而情慾。

我們常看到野狗野貓當街造愛，以及野貓“叫春”，實在是醜陋的“驚人”。情色詩人們對於動物的這類“聲色”有何感想？

我不是在此維護古老的“詩道”，我只是把人看成人，把詩看成詩。

相反的，我是一個情色之好者，熱愛紅塵，離不開人間煙火。但是對於色情與暴力，無人性的近於動物性社會，是難以容忍的。

野蠻有野蠻病，今天的文明又帶來了文明病，吾人何去何從？詩畫創作何去何從？可能要多用一點思想在感性裡。

感情是本能，其他動物也有，思想是智慧，只有作為人的這種動物才有的吧？

四

對女性而言，所謂“女性主義”要爭的，不完全是生理現象，不作生殖機器，不作商品，不作男性的性工具等等，可能還要投入更多的思想智慧，以求得生理與心靈的完全自主。當然這只是一種理論上的期許，兩性之間健康的成長，是互相依存的，是相愛不是相爭。

同性相戀異性相愛都無不可。以我個人而言，我喜歡後者。我尊重同性戀，我更愛男女有別的不同美感。性別清楚性格突出才能產生豐富的詩與藝術。女性詩人以為然否？

女性之美兼有母性之美，我們希望讀到有母性厚實之美的自信雍容的詩作，不完全是只有閨怨詩，這是不公平的。而且，過去許多閨怨詩，也都是男性所寫的強加於女性的假設的。一種要依賴男性的自怨自艾的弱者形象，這些男性作者，實在該打屁股，包括李白。

不過閨怨詩比今天的情色詩，為女性說出一些訴求，不只是情慾的生理現象。只有情慾的生理現象，是不可思議的。

古今中外的詩情色藝，都不是只有色情，只有肉體沒有精神。

五

情色詩實在沒有什麼好談的，是我高估了詩與詩人。希望情色詩人們，無論男性女性中性，自愛自重。如果情色詩尚未如此泛濫，幸甚，是我言重了。

2004年4月7日在直射市

## 說詩小札

◎黃伯飛

### 播浪鼓響

詩人是個手持播浪鼓，沿門喊著：“收買破爛，換洋取燈兒咧！”小本謀生的窮苦人。我這個意象來自兒時六、七歲時在北京城所見。破爛是凡是主人家用過的東西——送人，人不要；扔掉又覺得可惜，一聽播浪鼓響就忙著把它拿出門口兒，看看能換上幾盒洋取燈兒（火柴）。這檔子交易百無一失，齊黑掌燈的時候，枝枝火柴（洋火）又劃起滿城的亮光來。

### 試論詩之翻譯

有些詩能從一種文字化妝成另一種文字——唱工和身段都不大離兒（山東土話中之“差不多”）。可是要說是能 clone 出另一首活靈活現，形貌十足的詩來，那將是天下奇聞，只有“絕無”並無“僅有”的事。

### 詩中之主人翁

漢詩中可能沒有個“我”。  
英詩中甩不掉這個“我”。  
譬如在下邊的兩首詩裡：

晚年唯好靜，萬事不經心；  
自顧無長策，空知返故林。  
松風吹解帶；山月照鳴琴。  
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

（唐·王維五言律詩：酬張少府）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唐·陳子昂：登幽州古台歌）

“晚年唯好靜”這個人是誰啊？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這個人又是誰啊？漢詩中可以弄這個玄虛。英詩卻是不能。

## Anna Andreevna Akhmatova (1889-

### 1. 出身

阿赫馬托娃是成吉斯汗的後裔，出生於俄羅斯帝國烏克蘭敖德薩（Odessa）附近的大壘坦，卒於莫斯科附近多莫杰多沃。原名安娜·安德烈耶夫·戈連科，筆名為 Akhmatova，常以三個字母 A 來代表她的新姓名。父親是個服務於帝俄海軍的造船工程師，安娜在十一歲時開始寫詩，十六歲時父母離異影響了她的人生觀。她的舊居在莫斯科一個文化小鎮，舊稱“沙皇的兒童村”，是培養和教育貴族孩子的地方，詩人輩出，現名為普斯金。在那裡她曾拜“後象徵”派詩人安南斯基（Annensky）為師。

### 2. 阿克梅

安娜 21 歲加入古米廖夫為首的“阿克梅”派詩人小組，不久之後與古氏結婚。詩人古米廖夫並非一個漂亮的男孩，但受了尼采超人哲學的洗禮，形象傲慢，和安娜成為一對才子佳人（名女詩人茨維塔耶娃說安娜像一個拜占庭的金嗓子），他們一起反對十九世紀的象徵主義之神秘曖昧和矯揉造作。阿克梅派獲得安南斯基的支持與名評論雜誌《阿波羅》（1909-1917）有密切的聯繫而成了他們的喉舌刊物。1912 年阿克梅派最傑出的詩人成員是安娜和 O·曼杰利什塔姆，他們不可一世地企圖代表象徵主義以優美的清晰、簡潔質樸和古典形式的完美。筆者認為阿克梅派其實是後象徵主義（Post symbolists）。

### 3. 文化戰

那時正是俄國剛在對馬海峽敗給日本帝國，帝俄海軍兵變，中國革命被視為威脅，世界大戰後俄國的窮困，人心惶惶，政治和藝術思想混亂，文化頹廢的時候。雖然安娜和曼的詩作天才有如一雙同胞姊妹，但在這方面，安娜一開始就顯得出類拔萃。安娜的鼻子彎曲，但是個浪漫人物，1912 年她發表詩集《黃昏》和 1914 年的《念珠》使她成名，她用自己強烈的女性語言表達了受到挫

折和愛情的悲劇很為感動。之後又出版了詩集《白色的畜群》（1917）、《車前草》（1921）和《公元 1922》。俄國革命後，蘇聯官方批評那詩集是資產階級貴族的產物，說她是專寫狹窄的愛情和上帝題材的詩人，被批是：半為修女，半為妓女。

### 4. Yezhovshchina 葉諾夫恐怖時期到希魔侵俄的前後

古米廖夫和安娜於 1918 年離異後，安娜另嫁給一名考古學者。古氏有像海明威的性格，不堪寂寞，常與人爭吵並說自己是一個君主主義者。禍從口出，1921 年俄國發生了謀殺布茨維人物塔甘采夫事件，古氏被捕。在參與陰謀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指控下，雖然官方只有一絲證據，但卻未經法庭審判，槍決了古氏。安娜的處境變得更為困難，她的文學創作受到排斥而沉默，眼見她的朋友曼杰利什塔姆被捕。直至希特勒快要侵俄之前才發表幾首詩，她的作品選集《選自六本書》也問世，但是不久以後，該書突然從書店和圖書館中消失了。希特勒圍攻列寧格勒（現聖彼得堡），當局批准她向婦女鼓舞人心的廣播詞。她還向俄軍撤至塔什干醫院的士兵朗誦自己的詩。戰後，報刊開始發表她的作品，並計劃出版她的大型詩集。

### 5. Zhdanovshchina 日丹諾夫嚴密控制戰後文化

1946 年的秋天，共產黨中央嚴厲地批判阿赫馬托娃的性愛主義和神秘主義，並認為她不關心政治，思想與蘇聯人民格格不入。斯大林的文化活動的導向和管制綱領負責人日丹諾夫，是蘇聯的政治局委員重提舊調再評安娜為娼妓修女。日氏是個甚懂文學的文藝警察，安娜便成了和諷刺作家左琴科與帕斯捷爾納克一起為抨擊頹廢文藝的對象。蘇聯作家協會把她開除，而正在印刷中的作品被銷毀，以後也未有再出版。

### 6. 頌揚斯大林

阿赫馬托娃的兒子列夫·古米廖夫也不是一個順民，當局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亞。1950 年阿氏寫了頌揚斯大林和共產主義的幾首名詩，發表在《星火畫報》上，有一首名為《和平讚》說：哪裡有斯大林，哪裡就有自由、和平和人間壯麗輝煌……安娜刻意地討好蘇維埃，那是為了使列夫獲釋。斯大林死後，莫斯科出版的《阿赫馬托娃詩集》把該詩刪去了。

### 7. 文學解凍時期 The Thaw

斯大林死後的文化解凍時期，安娜的聲譽漸得到恢復，但她的慘痛組詩《安魂曲》描述斯大林時期人民遭受的苦難的詩，卻從未在蘇聯出版過。她最長的詩《沒有主角的詩》，直到 1976 年才能出版。

### 8. 聲譽

由於早年結交的意大利朋友，畫家莫迪里阿尼的關係，使安娜得到意大利好感而榮獲該國的國際詩獎；1965 年並得到牛津大學名譽博士學位。現在她的作品被國際間廣泛地翻譯，她死後的國際聲譽，尤其是女權主義方面不斷升高。受她影響的著名詩人有伯高爾采、布羅斯基（已故諾貝爾獎詩人）、阿赫馬杜林娜等。

##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mailto:nworldedit@hotmail.com)

## 編輯筆記

●嚴格來說，我們現時用白話文（口語）所寫的詩，不論分不分行，分不分段，除了少數講究音韻的作品外，其實大部份都是散文句式的。但這是否就能說是散文詩呢？而本刊長期反對“詩歌”一詞，也不代表我們抗拒詩的音樂性和語言節奏。分行詩如果押韻自然節奏明顯，朗朗上口；不押韻也可藉句子的長短，適當的斷行來增強節奏，不一定就需要以所謂的韻文來創作。至於散文詩就沒有節奏了嗎？我們不就常常聽到“行雲流水”等對散文的形容嗎？雲行和水流都是節奏，文章猶能如此，況復乎散文詩？看來一首詩的好壞，不在於其使用的是散文或韻文，詩質才是最重要的！不過“詩歌”一詞過份強調詩的音樂性，又易於混淆一般讀者的觀念（甚至許多詩人本身），對現代詩的發展造成非常大的局限，所有前衛的詩人應該儘早摒棄。

●感謝詩人林忠成及詩友曉曉，本期《四川專號》、《網事如煙論壇作品選》得以順利推出。下期將推出繼“下半身”後擾攘一時的垃圾派詩輯，及時介紹大陸的詩壇近況。我們並歡迎世界各地詩友代組有當地特色的華文現代詩特輯，以促進詩藝交流，有意者請先來函編輯部聯繫。

●自今年起，www.newworldpoetry.com 是本刊永遠的網址，請大家鎖定瀏覽。

●82期黃伯飛詩作〈在道中行〉第二行“噪音”乃“噪音”之誤；又作者“說詩小札”〈想入非非〉末段“steam of consciousness”乃“stream of consciousness”之誤，特此向作者、讀者致歉。

●本期德維文學協會樂助本刊的二百美元，原為該會出版《世紀在飄泊》一書的中國雲南人民出版社給予詩作者的稿費一部份，由其中一些詩作者捐贈該會，再由該會轉贈本刊。這些作者包括：黃美之、張秀亞、王鼎鈞、痲弦、心笛、葉維廉、王渝、張錯、喻麗清、遠方、劉荒田、陳銘華、簡捷、丹慧、王露秋等。特此一併致謝！

## 詩訊

●本刊顧問，詩人黃伯飛今年九十大壽，將於8月22日星期天假此間僑二中心舉辦古詩朗誦會。

●本刊顧問，詩人張錯最新詩集《另一種遙望》經由台北麥田出版社於今年五月出版，收詩作三十餘首。

●西雅圖詩人張耳的詩選集《關於鳥的短詩》(Verses On Bird)最近由麻省 Zephyr Press 中英雙語出版。出版社網址：www.zephyrpress.org。

●詩人心笛詩集《提筐人》於今年四月由台灣漢藝色研文化事業公司出版，書前有周策縱、綠蒂等詩人序。

●加州矽谷詩人呂建春詩集《夏雨雪》經於今年四月由台灣文史哲出版社出版，書前有冰夕序及自序。

●詩人羅青2003年4月遭師大同仁檢舉，又遭台北地院判決一案。於今年5月經高等法院合議庭詳察，宣判無罪。

●徐山新書《為了不惑——徐山短詩1000首》，近日由美國紐約的柯捷出版社出版。

●詩人章治萍詩集《大巔地》於今年二月由青海人民

##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